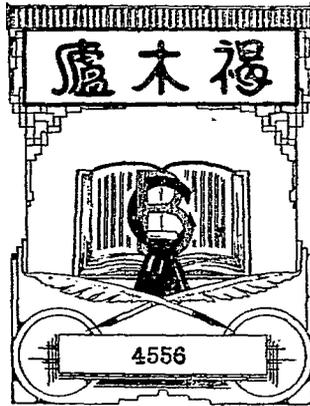




蘇俄
独幕集



福木廬

4556

148-
二

未名叢刊之一

白茶

蘇俄獨幕劇集

曹靖華譯

司徒喬畫面



3 2285 0464 7

一九二七年四月初版：一至一千五百册

目 錄

班珂

白茶.....一

奧聶良

永久的女性.....五五

伯蘭次維基

小麻雀.....六九

亞穆柏

千方百計.....一一三

可憐的裴迦.....一三七

茶 白

著 珂 斑

物 人

巴利克

沃洛迦

革力布

學生甲

學生乙

咖啡館的歌女。

林娜

娜迦

女裁縫。

大學的學生。

公寓的夥計。

此劇在九十年代發生於有大學的一個城市裏邊。

佈 景

下等公寓裏邊一間大學生住的房間，佈置的很平常的樣子；沿着左邊的牆放了兩張床；一張床靠外邊了一點，一張靠裏邊了一點。在兩張床之間放了一張抽屜櫃。在這張床下放着一個籃子，那張床下放着一個箱子。在牆角裏放着一個平常的洗臉盆，裏邊放着茶杯和木罐子。對面兩牆跟前放着一張睡椅。在中間牆跟前放着一張方桌，上邊放着書，紙，帽子，玻璃杯，茶杯等。抽屜櫃上，睡椅上各處擦的都是書。有一本書擦在床上的腳頭裏。在中間牆的左邊一道門。巴利克在靠外邊的一張床上躺着，沃洛迦在那一張床上躺着。他們都是同班的學生。巴利克穿着制服，沃洛迦沒穿制服，蓋着被子，露着腳，穿着長靴。都不作聲。

巴 | 沃洛迦，你睡着了嗎？

沃 | 睡着了。

巴 | 睡的很熟嗎？

沃 | 睡的好像死人一樣。

巴 | 那麼，你不想喫飯嗎？

沃 | 滾開吧！

巴 | (少停。)(唱着：)

醫生趨至醫生前，

醫生向醫生說：

『朋友，我們怎麼去問一問

到何處喫飯？』

醫生回醫生說：

『「畫餅」就是我們的午餐！』

沃洛迦！我這一份也送給你喫了吧！

沃 你說的笑話也並不見得怎麼樣的可笑，還不如你不作聲的睡下不至於覺得餓的慌吧！

巴 哦，睡吧！讓你睡下去夢見古來一切的餓死鬼吧！

沃 道不敢你去夢見吧！

巴 好了！

(沃洛迦臉轉向牆，少停。)

沃 (臉又轉向巴利克說。) 幾點鐘了？

巴 你教我看那一個鐘呢？看日規呢……還是教我看當在當舖的那一個鐘呢？

沃 (帶著生氣的樣子。) 你告訴我幾點鐘了吧。

巴 看一看你的當票就得了……

沃| (很生氣的起來，走到抽屜櫃跟前看了看鬧鐘。) 十一點四十分了。(咬著指甲套室內走來走去的走着。) 什麼時候才是我們喫最後的一頓飯呢？

巴| 大概在石器時代罷。

沃| (笑了笑又沈思起來。) 我們不過昨天兩點鐘的時候喫了一頓飯；昨晚沒有喫飯，今早又沒有喫飯。

巴| 這有什麼法想呢……

沃| 我們快一天一夜都沒有喫飯了……唉！

巴| 別計較這些了；將來挨餓的日子長着呢……

沃| 我問你：革力布大概有錢吧？你想怎麼樣？

巴| 革力布有一個禿頭，有一個沒牙壳子的老大娘；這些合起來連一個錢也值不到！

沃| 巴利克，你說話太粗野了！

巴 | 沃洛迦，你說話太下賤了！實在太下賤了！

(少停。)

沃 | 管他呢，無論什麼時候我都不想着喫飯！

巴 | 別瞎扯了；上禮拜你還是想着呢。

沃 | 你這樣瞎說着開心，不如你去向誰借點錢吧？

巴 | 去向掌櫃借一回吧！(冷的縮了起來。)
這樣冷的天氣，他連火也不給生！他真
有點混蛋了！我們不過兩個月沒有交他房錢。

沃 | 你真討厭人，我要走了。

巴 | 到什麼地方去？

沃 | (毅然決然的把制服穿上，猶豫著；咬唇指甲。)

巴 | (無聊的向上吐着。)

沃 | 起來吧，你這廢物！起來想個法子吧。

巴 我睡下已經想好了。請你招呼叫把火壺拿來吧。

沃 可是茶葉和糖你自己做嗎？

巴 我並不是來燒茶，而是要他來裝樣子的。不然就是教聽差的看着也覺得太寒心人了。人家都起來了，可是火壺還不叫拿來。就是一個衣服爛縷的乞丐，面子也是要緊的。叫把火壺拿來！

沃 這不過是你自己氣自己的吧了。（按鈴。）

夥計 （入。）

巴 （氣着。）把火壺拿來！

夥計 不要買什麼東西嗎？

巴 不買什麼！你買什麼不買，沃洛迦？

沃 不買！把火壺快拿來！

夥計 就拿來（出。）

沃 巴利克！向他借半塊錢吧？

巴 借是可以的，就是怕他不給……

沃 我來試一試。

夥計 （把火壺拿進來。）

沃 哼！……我告訴你……喂！……夥計！

夥計 要什麼？

沃 那麼……那麼……那麼着……給我……（半吞半吐。）給我漱口孟子拿來！

夥計 就拿來。（出。）

巴 哈——哈——哈！你怎麼連這一點胆子都沒有？

沃 （無精打采的樣子。）這太說不出口了！

巴 面子還要緊嗎？

沃 如果沒有飯喫還要面子幹什麼用！我問他借好了！

(夥計把票口蓋子拿來，放到那裏，向門走去。)

沃 夥計！

夥計 要什麼？

沃 就是這個。我的一張郵局的匯票。這不是
(到衣袋裏掏出一張票單，在手裏接濟。)

票！你明白嗎——要領錢了！你明白嗎？

夥計 明白。這有什麼不明白呢？

沃 二十五塊錢！明白嗎？

夥計 明白。

沃 但是，今天趕不上領了。

夥計 怎麼趕不上領？到兩點鐘才領錢呢！

沃 這還得要學校的担保……真是麻煩。
(向巴利克。)

嗎？

你想怎麼樣——能來得及

巴| (讪笑着) 我想來得及。

沃| (咬着牙) 你這傻瓜！(向夥計胆大了一點說。) 那麼，夥計，請你借給我一點錢吧，明

天我到郵局取來錢就還你。

夥計 我沒有。

沃| 沒有嗎？

夥計 我從那兒會有錢呢？

沃| 沒有就算了！去你的吧。

(夥計出。)

巴| 借錢又沒有希望了！

沃| 滾開吧！你自己把事情弄壞了，並且還來嘲弄人。

巴| 哈！哈！哈！你給他看的什麼，不是匯票，是入門証吧？

沃| 是入門証。

巴| 這到不錯……唉，別氣了；倒茶吧！

沃| 你怕是餓瘋了吧？……（指著額頭。）在這裏有點瘋了吧？

巴| 我倒茶是裝樣子的！是裝樣子的！

沃| 裝樣子幹嗎的！我不願自己來哄自己的肚皮！

巴| （站起來。）不喝我自己來喝。（走到棹子跟前，洗着茶壺。）

沃| 還要洗一洗！好像真預備喝茶的一樣。

巴| 你知道我是一個神秘主義者；我很信降神術，我這麼一弄，那茶神馬上都下降

了！（往茶壺裏邊倒上水，放到火壺上。預備着茶杯；一切都是很鄭重其事的樣子做着。）

沃| 最好把那空茶葉盒子也放到茶壺上，把包糖的紙放到棹子上。（把這些都出寫字樣

上拿來。）

巴| 好了！差不多好像真的一樣……爲什麼呢？（坐着。）請坐下吧；你做我們的餓

客好了……

(有敲門的聲音。)

巴！請進來吧！

(夥計入。)

夥計 掌櫃要錢的。

巴！好吧。這個很湊巧……

夥計 掌櫃很生氣的。

巴！生氣嗎？告訴他好了；就說生氣不但無益而且是很蠢的事。康德說：『生氣！

——就是爲着別人的過失來懲罰自己……』你記着：康德說的……

夥計 他說要告你們的。

巴！可不是，這也是個好法子。

夥計 叫我拿什麼話去回告掌櫃呢？

巴！我也不知道拿什麼話去回告他。一切我要說的話我已經都告訴他了。

夥計 明天可以交錢吧？

巴 明天？爲什麼要明天？爲什麼明天的日子要比別的日子特別些？不論那一天都是一個樣……

夥計 聽說明天你們要到郵局領錢了……（指着沃洛迦）匯票在他手裏呢……

巴 哈哈！沃洛迦，明天你的匯票還有效嗎？沒有過期嗎？

（沃洛迦惡狠狠的扯過臉來。）

巴 是的，不錯……匯票……那是真的。真有匯票。你告訴他——明天就交他錢。

夥計 那我就這樣告訴他吧。（雷。）

巴 唔，我們來喝茶吧……

沃 你一個人喝好了。我不喝。

巴 （把茶壺由火爐上拿下來，執着茶壺在茶杯上澆。）你要濃一點的茶嗎？

沃 （忍不住的笑着。）是的，要濃一點！

巴 太濃了是很不講衛生的……（拿起茶壺往茶杯裏倒着，後來又從火壺裏倒了一點沸水。他倒的時候，都好像實在喝茶的一樣。倒了兩杯，坐下。帶着很殷勤的樣子送給沃洛連了一杯說。）你不嫌太濃嗎？

沃 （坐下。）不要緊，我喝慣了。

（看敲門的聲音。）

沃 （很快的低聲說。）有人來了。快把那些一齊倒了吧，不然太不好看了！（走到門跟前開門。）誰敲門的？

（有位學生革力布進來；從他的衣服上看來，大概也是一個不比他的朋友有他復讐的人。）

革 早安！（很快活的樣子）有茶喝嗎？

巴 我們怎能沒有茶……請坐吧……

（革力布脫了外衣，縮着手，挨着椅子坐下。）

革 好冷呀！真冰的要命了！

沃 真可惡的天氣！

巴 你冷嗎，革力布？來烤一烤，喝點茶吧！（到火壺裏倒了開水，又到茶壺裏倒了一點同樣的

清水；很殷勤的把茶杯端給革力布，革力布很奇怪的看了看茶杯裏的清水，又看了看沃洛迦同巴利克

茶杯。巴利克與沃洛迦都哈哈大笑起來。）

革 這是什麼把戲？

巴 這是化學上的玩意：是H₂O燒到列氏表八十度就得了。別名又叫做——『白

茶。』

革 只怕你們沒有茶葉了吧？

巴 你猜的真神妙！

沃 就是我們有茶葉也是不成的。

革 爲什麼？

沃 糖也沒有。

革 真糟糕！你們這些死豬！

巴 你瞧！你拿好意對人，人反來還罵你。

革 你們連一個錢也沒有嗎？

沃 同你一個樣。

革 不，我有錢呢！（掏出一個錢袋，手入裏摸索。沃洛迦很羨慕的往錢袋裏看）有三個銅子。

巴 你幹嗎到我們這裏來？大財主！是想來開心的嗎？

革 （茲赫打采的樣子。）我想來向你們借幾個錢喫飯呢……

巴 這是你生來第一次吧？

革 （沒精打采樣子。）已經找了四個朋友了：無論誰連一個錢也沒有……現在個個人

都是窮個不得了！

巴 這真是職業的恐慌呀！

革 可是飯總是要喫的！

巴 法國政治家太伊蘭說：我不以為這是很需要的事……

沃 不是太伊蘭，是畢斯麥說的。

巴 不論是誰說的，反正都是一個樣——爭論這些總不能當飯喫……

革 喂，你猜我找到了一本什麼書？

巴 是功課吧？

革 什麼——功課嗎？是胡包德 〔注：Humboldt——1726—1835. 德國言語學家。〕的

『宇宙論！』

沃 是的嗎？

巴 瞎扯吧？

革 真的……在史書裏邊是很難得的書……在初二那天幸而我找到了……

巴 可以借給我們看一看吧？

革 怕做不到；因為我借的期限太短了。

沃| 你真豈有此理！請你把他拿到這裏我們在一齊看吧！

巴| 你今天晚上把他帶來；我們把門關上好一齊看吧……

革| 這是可以的……

巴| 你不哄人吧？

革| 真的……我一定來……來讓大家都飽一飽眼福吧！

巴| 好吧！

(默然不作聲。)

沃| 紙煙有嗎？

巴| 有兩枝！(伸着兩個指頭。)

沃| 給我一枝吧！

巴| 將來的日子長着呢；我們以後怎麼打算呢？

沃| 誰管他以後呢！給我一枝煙吧！餓的真是難受！

巴 給吧。(到烟盒裏取了一枝烟，把烟盒連一枝紙烟捲給沃洛迦。他倆都很起勁的吸着。)喝過茶來

吸煙真是覺得舒服又舒服了……

沃 (在睡椅上愁眉不展的吸着烟。)

(少停。)

(在牆外的右邊有縫衣機器響的聲及女子唱聲；可坐着馬車到教堂裏去聚會吧！的聲響。)

巴 革力布，你還活着的嗎？

革 誰知道我！

巴 革力布，你知道沃洛迦是一個野蠻人，差不多是一個原始時代的人嗎？

革 爲什麼？

巴 因爲他還沒有離開拜物教的時代呢；他崇拜牛肉丸了！

沃 這有什麼可笑，巴利克……別提了吧！你爲什麼開玩笑？你快意嗎？

巴 唔，我們說良心話吧！

沃 我現在不管他什麼良心不良心。

巴 沃洛迦，你說句良心話；如果現在有人拿高尙的公道和肥的豬肉丸子教你挑選；你將挑選那一樣呢？

沃 現在我不選豬肉丸子！

巴 或者選牛肉丸子。你憑良心說：你選公道呢，是肉丸子呢？

沃 我選真實的！

巴 什麼是真實的？哈哈，是了，公道自然是真實的！

沃 不，我說的是肉丸子。

巴 你瞧！你常常說人類理想的原子是高於物質的。可是實在說：假使教我們挨兩天餓來實行我們一切的理想；或是教我們拋棄了一切的理想即刻就給我們飯

喫……我們一定願意取後者了！

沃 胡說！

巴 一點也不胡說！自然，這都是些人爲的比喩，但是真理是確定的。我們都是理想主義者，都是羅漫諦克，都是理想的人，原來都是動物。我喫動物；這就是真理。

沃 我不敢來爭辯了；你原來是動物！我還爭辯他幹嗎呢？

巴 你也是動物。不過你會把你的『高明的騙術』隱藏起來教人看不見，可是我呢；不過只會說些『淺薄的老實話』吧了！當我們兩個沒有喫東西的時候，你也是餓狼似的和我一樣；你並且還沒有我能忍耐呢！你氣着，罵着，好像毒蛇似的，人家踏着了他的尾巴一樣的發威風！

沃 胡扯！你以爲我現在抖氣是因爲肚皮餓了嗎？

巴 不是這是因爲什麼呢？或者是因爲人家的飢餓而痛苦嗎？

沃 無論什麼你也不明白！我的痛苦是精神上的，不是肉體上的。

巴 唔！（吐着。）你在說些什麼化學，天文學，機械學……

沃 這真豈有此理！如果你正正經經的來辯論，別鬧玩笑；你說我就聽你了。

巴 說吧！——有什麼都說出來！

沃 那麼着……你要明白：我所受的壓迫不是飢餓，是羞辱……你明白嗎？我真是羞愧。我很羞愧的想着這樣一個有思想，有感覺的一個活人，應當有他的意志和他的一切的一切……

巴 這一切的一切都不會有的。除了意志之外一切都沒有的。

沃 別忙，你讓我說……你要明白：在貧窮的時候，有一件東西可以使我們的人格卑下起來……你要明白；有思想的，自由而且驕傲的人——有時候會變成了一個卑鄙下賤，在人面前抬不起頭來的人！他拚着全力去尋飯喫，這是何等的可憐呵！……人們都是爲着金錢所驅使；調和這個矛盾……

革 今天幾號了？

沃 四號了。

革 彼得魯恨一號由家裏寄來錢了。我們去找一找他，或者可以借幾個錢吧。

沃 別忙，我就說完了……我說……

革 是了，別說了！喫飯是要緊的，不要唱高調了；我們去吧！

巴 你去吧，去借兩毛錢吧！

沃 我們去了……誰管你呢！

（革力布與沃洛迦穿衣服。）

巴 沃洛迦，你到路上向革力布借三個銅子買五枝紙烟來，那錢他用不着！

沃 好吧……

革 再見吧！

巴 我們這些餓死鬼急等着你的！

（革力布與沃洛迦出。巴利克在室內踱來踱去的踱了一會，站到桌子跟前，在烟灰盒裏揀淨。揀了一個烟頭吸着，吸了兩口，又揀了，聽外有縫紉機響聲的聲音，及女子的嗚呼；巴利克也抬起頭來，聽聲和

着。有叩門的聲音。)

巴 請進來吧，

(一個歌女，打扮的帶着戲園子下等歌女的樣子進來；她穿的雖然不大闊綽，可是很風雅。)

歌女 這裏有一位姓伊凡諾夫的嗎？

巴 有，在這裏。

歌女 他在家嗎？

巴 是的，就是我！

歌女 你嗎？不，這不是你。

巴 你要相信，我就是我！

歌女 但是我同你不認識。

巴 這不要緊……我們可以認識認識。無論如何，我還是伊凡諾夫。

歌女 真奇怪了！這是北方公寓嗎？

巴 是北方公寓。

歌女 是四十三號房間嗎？

巴 是的。

歌女 你是黑頭髮，但是伊凡諾夫先生是黃頭髮。我一點也不認識你。

巴 你同那一位伊凡諾夫很相好嗎？

歌女 我在戲園子同他相識的，我在那裏當歌女。他邀我到這裏來談談，他告訴

我說：『到北方公寓四十三號問伊凡諾夫就得了。』

巴 你說他是黃頭髮嗎？

歌女 是黃頭髮。

巴 是藍眼睛嗎？

歌女 是的……

巴 是捲髮嗎？

歌女 是的！——是的！

巴 他說話說的很快嗎？

歌女 不錯——是的。

巴 哈哈，他這個賤貨！

歌女 你說什麼？

巴 沒有什麼。這是我同住的一位朋友。他馬上就回來了，請坐一下吧……

歌女 他邀我到他這兒來的。（藍着外衣。）你不是伊凡諾夫……（詭媚的樣子。）我同

你不認識……我覺得很是……

巴 這不要緊！我們都是很好的朋友。我和他是同姓。

歌女 那麼着，你們倆都是姓伊凡諾夫嗎？

巴 不，伊凡諾夫就我一個，他原來姓李白潔夫。但是有時候他也假借我的姓……

我覺得這也沒有什麼……

(沃洛迦跑進來；看見歌女，很驚奇的站著。)

巴 (很快的走到他跟前，在門口低聲說着。) 你怎麼這樣混蛋；你怎麼假借我的名義來勾引

人家的女人呢？

沃 什麼一回事？

巴 你告訴她你是伊凡諾夫嗎？你怎麼在戲園子裏把你自己的姓名隱起來，來敗壞

人家的名譽？

沃 哈！哈！哈！我把你的姓名告訴她，這是因為你在公寓的名牌上寫着四十三

號，不是我寫的。

巴 是了！是了！這些以後再說吧。錢弄到了沒有？

沃 一個也沒有弄到！

巴 紙煙有嗎？

沃 有五根『幻想牌』的紙煙。

巴 給我一根吧。

沃 給！（把煙盒遞給他，巴利克背著歌女取了一支吸著。沃洛邁走到歌女跟前握手。他很愁悶的樣子

說。）早安！我很歡迎你來。

歌女 早安。你實在不是姓伊凡諾夫嗎？

沃 不，不是的；不過有時候也用這個姓……（他們都笑著。）你好吧？

歌女 托福，我還好……我覺得心裏很不暢快，所以才來找你們談談……你不說到

你們這裏是很快活的嗎？

沃 是的，到我們這裏到是還不錯。

巴 你怎麼稱呼，小姐？

歌女 我叫喀嘉……

巴 你是很可愛的，喀嘉！

歌女 是的嗎？怕不敢當！

巴 你在戲園子怎麼樣？

歌女 不大好。看客都是很討厭的。我很不喜歡這些。

沃 喀嘉是很好的姑娘，不像一般人一樣。我答應她爲她找事情，她不願意在戲園子幹了。

巴 (搖挾。) 是的嗎？

歌女 我很願意……我是良家女子，我在那裏作事難極了。你們有熱茶嗎？好，我
很想喝點茶。

沃 哼……是的……茶……

巴 請……

歌女 (舉起杯來。) 讓我親自倒……

巴 (很憐憫的樣子。) 不，別要客氣……你是客的……不過請少等一下……茶葉和糖
還沒有……

歌女 沒有嗎？

巴 教去買去了……馬上就拿來。

沃 是的……馬上就……

歌女 我們等一下好了……

巴 你在戲園子覺得很不好嗎？

歌女 很不好。那些看客大半都是些酒徒，是些無廉恥的東西……我不陪那些看客們喫晚飯，因此園主也很不滿意我。

巴 你有多少薪水？

歌女 六十塊錢。

巴 (帶羨慕的樣子。) 很不少！

歌女 難道這還算多嗎？我得穿衣服，要住房子……我上禮拜得了感冒，三天沒有到戲園子去——我的薪水可被扣下了。不論爲着什麼小事情，都是要受罰

的。有時候一個月的薪水把一半都扣去了……那老板真是可惡……

巴 他實在是可惡東西！

歌女 你看六十塊錢是很不少了；可是如果不去求告男子，怕還不够用呢。

巴 不要幹這事情了，喀嘉！

歌女 我自己也不想幹了。也是很不容易幹……我現在找到一位闊紳士，每月二百

塊錢薪水，還供給我房子住。

沃 我們爲你找事情。你應當保持你很純潔的處女！

巴 是的，是的，我們爲你找事情。

歌女 找什麼事情呢？我並不是樣樣事情都能幹的……爲什麼糖還沒有拿回來呢？

巴 （看着沃洛迦，沃洛迦怕笑了出來，用手巾把口掩着咳嗽着巴利克惡狠狠的瞪着他。）我們的聽差

非常可惡；常常好誤事情……你要打發他出去買東西，他就一去不回來了。

歌女 這真有點太不好，茶要冷了。

巴 是很不好；真是可惡的聽差。（向沃洛德。）你打發他出去很久了嗎？

沃 （弱力的忍住笑。）大約有二……二十分鐘了。

巴 再等一點鐘……

歌女 你們爲什麼住到這公寓裏？房價怕不賤吧？

巴 是的——不賤。不過方便一點……我想租好一點的房子，不過……

歌女 光爲着方便一點嗎……

沃 （站起來。）我馬上就來。

巴 （走到他跟前，在嘴角裏低聲說。）你到那去？你自己作了這些事——你把她弄來，

可是現在教我去安置她嗎？

沃 但是，她來是我伊凡諾夫的，不是我我的。

巴 這真可惡，請你把她發落出去吧。

沃 我怎麼能把她發落出去呢？

巴 你想怎麼發落就怎麼發落吧。別把我往坑裏填了……

沃 讓她喝點茶再說吧；我馬上就回來。

巴 你真混蛋！（大聲說）你告訴夥計教把茶葉和糖快拿回來！

（沃溜進出。）

巴 （轉回身來，走到椅子跟前。）你的朋友不少吧？

歌女 不多。我怕交際……

巴 是的；朋友多了是很危險的。

歌女 都會把人引壞了……我很愛學生：他們都是很好的人，不欺負人的。

巴 你說這實在不錯。

歌女 不過他們都是很窮。他們都很想幫助人，只是沒有能力。

巴 是的……這是他們常有的事……

歌女 （很愉快的樣子。）我總還是愛學生。

巴 | (看着她。)是的嗎？這實在不錯。

(少停；牆外有大聲說話的聲音，有爭吵和機器響的聲音。)

歌女 | 這是誰在那裏？

巴 | 是我們的鄰居——女裁縫。

(少停。)

歌女 | 爲什麼你這樣的煩悶？

巴 | 我嗎？難道你看我煩悶嗎？

歌女 | 你的朋友是多麼樣的快活呵！

巴 | 你看是這樣嗎？不，我也是很快活的……

歌女 | 我可不喜歡憂鬱的人。

巴 | (搓着雙手。)你覺得快活嗎？

歌女 | 很快活……我愛大家都是很快活的。

巴 | 你的小手可以讓我親親嗎？

歌女 | 可以。

巴 | (拍手) 謝謝你。

歌女 | 爲什麼？

巴 | 爲你許我讓我親你。

歌女 | 爲的親我的手嗎？哈哈！你真好笑！別人連問都不問，一直就到我臉上親起來了。

巴 | (很懇切的樣子) 我可不愛這些粗野的強迫人的舉動！……

歌女 | 爲什麼強迫的？如果這要是很愉快的……

巴 | 如果要是很愉快的……那就是另一回事……如果這要是很愉快的…… (很快的

罵她了一下。)

歌女 | 呵，你這是幹嗎呢？

巴 你說你是很痛快的嗎？

歌女 讓你親吧……別想這些了！

巴 請你原諒我；我再不親了。

歌女 (帶起來) 呵，大概你們今天也喝不上茶了。

巴 我實在不知道聽差想玩什麼調門的。

歌女 他怕是到美國去買糖去了。

巴 怕是到非洲內地去了！那東西實在可惡！

歌女 你叫一叫他好了。

巴 不，怎麼叫他呢……叫也是叫不應的。

歌女 請你試一試！

巴 不，我知道這些。試也是白試的。如果你打發他出去做點事，他就一去不見面了！

歌女 (注視着他。) 這真是奇怪的聽差。我問你；只怕你們沒有錢買茶葉和糖了吧？

大概你們沒有打發聽差去吧？

巴 | (心神不安的樣子。) 不，你說這那裏話，那裏話？我打發他去了……錢是要多少有多少的……

歌女 呵，我想着是沒有！你們要知道我是不笑話人的。我自己也曾有過這些事：火壺裏水燒開了，可是茶葉還沒有的。

巴 | (大笑起來。) 哈哈！你呀，可愛的喀盧！當然是我們沒有錢，沒有茶葉也沒有糖。呵！再不要這些虛僞的羞恥了！

歌女 哈——哈——哈！我早想到是這麼一回事。你們的聽差去買糖買了這樣大的工夫！哈——哈——哈！

巴 | 你是一個很好的很樸實的姑娘；讓我再親一親你。
歌女 別親了！

巴] 好意思了！

歌女 (低下頭來。)

巴] (很很的到牆壁上摸了摸)

歌女 (很活潑的樣子。) 你真是危險的人！我要走了。我練習的時候到了。再見吧！

巴] 再見吧！請你常常到我們這裏來。茶我們總是有喝的。(歌女穿府衣服。)

歌女 (笑着。) 我來……就是沒有茶我也來坐一坐。再見吧！

巴] 再見吧！事情我們給你找。你瞧着吧——我們一定找。別做歌女了；離開那傷

風敗化的環境吧！你一定不幹了嗎？

歌女 一定的。

巴] 那變你就去結束你的事情吧。我去同我的朋友講；我們討論一下。我們不把你往坑裏推。女子應當要束身自愛的！喀嘉，你千萬不要想我給你親嘴是想侮辱

你的。真的……請你原諒我的放肆。我現在覺得很過不去！

歌女：這不算什麼。再見吧！

巴 再見吧！請你常常來談（淚汪汪）。好可愛的姑娘呵！可惜淪落到優伶裏邊了！

（沃希迎入）

巴 你這可惡東西！……你逃跑了。你到什麼地方去了？

沃 在過道裏呆了一會：我一直等到她走了。幾乎把我的肚皮都笑破了

巴 你這混蛋！你走了，我作了一點很缺德的事……

沃 很缺德的事？什麼很缺德的事！？

巴 我無緣無故的把你的歌女親了親。我真是太可惡了！？

沃 呵，這實在太混蛋了……

巴 別罵了，我自己知道我壞。……人家的姑娘很相信我們，才來請我們幫助她；想把她自己從那火坑裏救出來。可是我一看見她長的很漂亮，很溫柔，於是我就好像浪子一樣上去誘她。她想從坑裏往外爬，可是我把她往坑裏堆。這真

是太可惡了！

沃 | ……你爲什麼要這樣呢？

巴 | 誰知道我爲什麼呢？……大概是因爲飢餓，生氣，煩悶吧！這種獸性的衝動來教我……我們都是理想主義者，都是向上的人；可是對於女性好像對畜牲一樣……我現在真慚愧極了，實在慚愧極了……連茶也沒有給人家女人喝，還反來把人家欺負了。

沃 | 她讓你欺負嗎？

巴 | 不！……她是很好的，很樸實的女人。但是她在戲園子對於這些都習慣了。就這樣我同她親嘴的時候還是特別留心的。唉，應當去鼓勵這些女子，教她們都自覺起來，不應當再去壓迫她們了……唉！我真太混蛋了！

沃 | 是的……你的良心已經發現了；再不要提這些了吧！
巴 | 這總統都是你引出來的事情。

沃| 算了！……你知道……再過半點鐘馬洛偉家裏就開飯呢；我們到他家去吧。

巴| 我不去；面子太看不過去了！

沃| 好一個書呆子！

巴| 你一個人去好了。

沃| 我一個人不願意去。

巴| 我不去……我腰裏沒有錢，致我到朋友家裏去喫飯，我實在幹不出來；我想着他們都知道我是沒有錢的。實在面子上有點太看不過去了……

沃| 啊！現在你把我心裏的話都替我說出來了；我也知道這都是很不得體面的事。但是我們要看實在一點，那麼這不過都是些空話吧了！喫飯是要緊的！無論如何飯總是要喫的！

（合後有說話的聲音。兩力布兩個學生跑進來。）

革| 誰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出去借錢去了，誰知道找到了兩個餓死鬼。現在他們

也跟我來了；好像五個窮光蛋在一塊……

學生甲 人在世上是容易死的。

學生乙 弟兄們，讓我們大家來大叫一下吧！叫一下或者公寓的掌櫃給我們一點什麼呢！

巴 喂，你們這些餓狼們！（少停。）

革 什麼？

學生

巴 你們統統都給我滾開吧！

革 拿逐客令來款待麼！好極了！

沃 呵！連你也發起氣來了，你這愛快活的人！

巴 別說了！你知道她剛才在這裏好像一個棄兒一樣。

（他們都笑了起來。）

學生甲 是的嗎？

巴| 是的！真想不到來了，這樣一個好姑娘……（牆外左邊有大聲吵的聲音，男人和女人的。）

巴利克把話駁了回來……大家都仔細聽着，有男人責罵的聲音，接着又有女人的哭聲。）

學生乙 這是幹什麼的！

沃| 是裁縫家裏吵架的。

（有女人的聲音叫喚起來。）

學生甲 他們在折磨女人的！

巴| 等一等……（爬到床上，把耳朵貼到牆上聽着，牆外又吵了起來。）諸位，那兒在打女人的……我忍不住了！（往門跟前發着。）

沃| （抓住他手。）別跑！干涉人家的事有什麼意思呢！人家是家務事；沒有你也可以

了結的！

（有大哭的聲音。）

巴] 聽說。難道教我看看叫人家打女人嗎？你們這些人！……（俯門跑去，其餘的人都跟

着牠。）

（背後有吵的，哭的，汗的聲音。少停了一會之後，巴到那法言那法言來，她用手掩着臉，走着，哭着。

林娜，沃洛達，常有在學生乙房在她後邊跟着。學生甲也跟着他們走着，他走到門口站住說道。）

學生甲 好了！好了！你以後再來吧！（笑着走進屋裏來，把門關上。）

巴] （把娜引到睡椅上，讓他坐下。）在這兒坐一坐吧：你放心吧，沒有什麼危險了。

（穿了理衣服，看着自己的手，撫摩着。）他這可惡東西，我硬從他手裏逃跑了！

學生甲 我可把你救出來了！我很很的給他了幾拳！

沃] 跟着你是不會吃虧的！

（有很大的滾門的聲音，大家都作很當心的防禦的樣子。）

學生甲 如果他再來，我扯住腿把他牽到半天雲裏去！

（走到門跟前，把門開開去，隨手把門又關了起來。大家都默不作聲。在門外聽見有學生甲的聲音

說：『去吧！去吧！』又靜寂了起來。學生甲入，微笑着說。大吵大鬧了一陣子都安生

了……什麼事也不會再有了！我叫把門的去看着他。

學生乙 你把他摔到半天雲裏去了嗎？

學生甲 摔到半天雲裏去了。（笑起來。）

巴（向娜）呵，你放心吧……現在一切都沒有什麼了……

娜 謝謝你們。（少停。）

巴 你是女裁縫嗎？

娜 是的。是縫衣裳的。

林 是在成衣舖裏做活的。

巴 這一位是誰？……

娜（很難爲情的不作聲。）

林 是……是她的好朋友。

娜 (雞鶩的様子) 她是林娜。

巴 你叫林娜嗎？

林 是的。

巴 你呢？

娜 我叫娜迦……

巴 娜迦，你爲什麼同他來往？他是很粗野的人。

林 是一個酒棍……他把錢統統都拿去，並切還要打人。娜迦真傻……

巴 這很不好……你們去做活，可是他光去剝削你們。你掙錢不少吧？

娜 怎麼會多呢……沒有活做，閑着的時候很多呢。

林 成衣舖裏的女工太多了，我們是很受影響的……

巴 你們縫什麼呢：縫女衣服嗎？

林 縫汗衫的。

巴| 汗衫嗎？你們也可以給外邊定做嗎？

娜| 可以的……但是到什麼地方去攬活呢？

巴| (向他的同學。) 喂，我告訴你們：我們去代她們攬點活吧，她們是縫汗衫的。

學生甲| 你們也補衣服嗎？

林| 爲什麼不補呢？

學生甲| 你們必須有一定的老顧客才好呢；我有三件襯衣，每星期都有一件要補的。(大家都笑了起來。)

巴| (氣憤。) 這有什麼好笑呢？這是正經事，應當大家來幫助的。

沃| 來幫助幫助好了！

巴| 我有一個好法子；我們寫一張廣告，就說你們是縫汗衫的，我們把那廣告貼到學校裏，一定會有……我們的同學很多呢！

革| 真是好法子！

巴] 當然是好法子。我們學校的闊人要縫汗衫的多着呢……並且再把這事情統統都告給我們的朋友；假定有十家人都常常來送活，假定每家每月縫五塊錢的衣裳——這計算下來，每月已經有五十塊錢了。這不是很好的事情嗎？

娜] 這實在不錯。

巴] 就準定這麼着吧！我想十家顧主也不難找。我自己包找三家！——馬洛偉，彼得洛甫與史尼次基。你呢，沃洛遜？

沃] 我也找三家：馬洛偉，彼得洛甫與史尼次基。

巴] 混蛋！我說的是正經話。諸位，我們給她們找個顧主吧。

學生甲] 去找吧。我很願把這些告訴給一切的人。

學生乙] 我也……

巴] 一切都告訴給他。革力布，你寫廣告好了。你們瞧着吧；一定會有好結果。

不過凡人得要忍耐才行呢——能忍耐，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人生就是要忍耐

的。並且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要失望！

娜
謝謝！

巴
不要客氣！這不算什麼！我們給你們攪了活之後，我們來喝一壺吧。把這個粗暴的東西趕走他……我們給你介紹一個男人做丈夫。

娜
（笑起來。）沒有人會要我的。

巴
這樣一個好姑娘還怕没人要嗎？我一定給你介紹。

林
真是好媒人！你真幸福，娜迦！

巴
我們也給你介紹一個。

林
謝謝你！你這兒沒結婚的人很多嗎？

沃
我慢慢給你們介紹！

巴
將來一定請我們參與你們的婚禮吧？

林
請你們做伴郎。

巴 做伴郎嗎！一定的嗎！

學生甲 我先告訴你！我按着你的身段給你借一件大禮服……（大家都笑起來）

巴 娜迦也快活了；我們的目的也達到了。

革 （向學生甲，乙及沃洛迦。）我們要喫飯了吧？

沃 我忘了我們應該喫飯了。你爲什麼把我提醒了呢？

娜 我們走吧。

巴 到那去？

娜 回家去。

巴 不，現在還不能回家呢。恐怕那看守你們的人還在那裏呢。再同我們坐一會吧。

娜 謝謝！

林 你們這裏真冷！

巴 | (愁悶的樣子。) 是的，不暖和……

學生甲 | (讀著詩。)

我們可以偶然得着些火材——

但是那神秘的，熱烈的愛，

常常燃燒着我們的青春的血液。

這是我的詩！

巴 | 把他收藏起來，留給你自己的後人吧……(哈哈大笑。)

沃 | 我願意得到些火材，把你的詩來當做引火的……

林 | 你們爲什麼不告訴叫生火呢？

學生甲 | 你們的質樸真是令人佩服呵！

沃 | 我們到夜裏生火；睡覺暖和些。

革 | 可是白天睡覺，也省得想喫飯了！(笑起來。)

林 | (很老實的樣子)。怕你們也同我們一個樣：都是沒有錢。
巴 | 沒有。

(少停；背後有聲聽見有奏大立琴及很了姿的女人的歌聲，唱着「村之正義」，「希爾拉」。見大家都仔細聽着。巴利克走到窗子跟前，別的人都在他後面跟着。絲絛都在窗子跟前集了兩堆，往院子裏看着。冬天的陽光照進屋子來。歌聲溫和而且低將下來。)

巴 | 弟兄們，——義大利的女人！
沃 | 好美麗的女人呵！

(歌聲又響唱了起來。)

學生甲 | 這也算是愉快嗎；在院子裏走着，收着錢。太下賤了！

沃 | 貧窮能使人跳舞，貧窮能使人賣笑，貧窮能使人歌唱……

革 | 別擾亂吧！

學生甲 | (上到窗子上，唱着，指揮着打拍子。)馬史坎的『村之正義』呵！

革| 住嘴吧！讓我們享受這一點歡樂吧！

(少停，歌聲又唱了起來。)

沃| 這光明白的太陽，美麗的女人，清脆的歌音……兄弟們呵，人生是多麼有意味
呵！

巴| (向椅子走去，低聲說。) 唉——咳，——好！——

——幕下——

性女的久永

著 長 菲 奧

人 物

安娜——盛雅夫人，年三十六歲。

賽爾華——其夫，很胖的好脾氣的人，年約四五十歲。

賭頭。

黑髮男子——（不說話。）

賭徒——（男人和女人們。）

佈景

俱樂部裏一個賭博場。放着一張稍長的橢圓形的桌子，有好多人就穿着這般椅子在賭博。賭頭面對視衆，坐在椅子後邊的一張很高的椅子上，開着賭。觀衆差不多只能看到他的腰部。他的對面是個管錢的人，手裏拿着長把的裝錢的小匣子，背着觀衆坐着。他的周圍站着些男女賭博的人。在左面有一位高鼻多鬚好像羅馬尼亞人一樣的黑髮男子，大半面對着觀衆坐着。開幕時，男人和女人們都進來走到桌子跟前，押上錢，有的贏了，有的贏了，卻又走了出去。贏錢的人，走着數着錢。輸錢的人，用手表示着很倒楣的樣子。

賭頭很緻面無情的樣子，發着很大的，很了亮的，很快的口音。

在未開幕以前，聽着有小球滑着盤子滾的聲音，球落了下來，賭頭大聲說道：「零！都輸了！」只有輸錢人嘆息的聲音。當管錢的人用匣子把錢往他自己跟前推的時候，幕閉了起來。賭頭又開着賭。

賭頭 押你們的吧，諸位！……（大家都押着錢。）押吧……押好了！沒人再押了。（錢落

了下來。這時安娜與菲爾帶進來。）二七！黑的！單數贏了！（看賭徒的聲音，和數錢人的

聲音。

安娜 我的寶貝，就只這三百萬！我實在告訴你說吧！假使贏了我馬上就走！連一

點也不停！

賭頭 押你們的吧，諸位！

丈夫 你昨天說過你不再來賭了。實在我們不過來看一看就夠了！我們從莫士科是

來散心的——可是戲園子，飯館子，連一次也不去。你知道你四天浪費了八

百萬！

安娜 唔，寶貝，我就來這一下子。要知道我們走了之後，誰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到

聖彼得堡來呢！

丈夫 是了，隨你的便吧，小安娜。不過我先要告訴你：我衣袋裏只有到莫士科的

兩張火車票和三百萬的零用錢。再多連一個錢也沒有了。你願來，你把你自己的
一千五百萬一下子輸好了。

賭頭
押好了嗎？

安娜
這那的話，那的話，寶貝！我不能够沒有一個錢用。我還得要償旅館茶房的
錢呢！我不過就來這一下子——就這三百萬，假使輸了我即刻就走！

賭頭
沒人再押了。

安娜
（快跑到桌子跟前，她丈夫在後邊票着。）等一下！十四上押三百萬！（把錢搬到桌子上。）

押到十四上，可不是四上，賭頭？（黑髮男子站起來把錢挪到十四上。她快向黑髮男子說。）

謝謝你！（向夫。）我押到十四上，因為這個數目是我們車夫的號數——六四

五。六，四合五，等於十四！

賭頭
沒人再押了！

丈夫
六，四合五，是十五，不是十四。

安娜 唉，真糟糕！我這是怎麼着呢？賭頭，賭賭！把我的錢挪到十五上！（黑髮男子把錢挪了挪。）

子把錢挪了挪。）謝謝你！（向夫。）我把錢挪好了！

賭頭 十四！紅的！雙數！（安娜很不安的樣子離開桌子。黑髮男子用眼睛送着她，她丈夫帶着很羞

慚的樣子在後邊跟着。）

賭頭 押你們的吧！

丈夫 安娜，我失錯了，但是你要知道六，四合五，的確是十五，不是十四。我應當給你改正一下。

安娜 虧得你這個好算學家！

丈夫 這真是想不到的糊塗事！不過我把你的算法總算改正了。

安娜 就是因爲你的好算法才教我輸的沒千帶萬呢！不知道你有什么麼毛病好常常的來改我的錯？把我當成你學生的草本子嗎？把我當成葉都先編的滿紙錯誤的算學教科書嗎？如果我命裏有一個習字教員，我真不如嫁給他呢！

賭頭 都押好了嗎？

安娜 教我從十四上往十五上擲一擲。爲什麼押十五？押那一個十五？我爲什麼押到這倒霉的十五上？我一輩子還不會押過十五呢！

賭頭 沒人再押了嗎？

安娜 等一等！七上我押三百萬。（擲上錢。）押到七上！（黑髮男子擲了擲錢。）謝謝你！
丈夫 （小聲顫子）。爲什麼押七上？

安娜 我猜是這樣；我們的小寶霞今天不是正滿七歲了嗎？我要來沾她一點好運氣！

丈夫 哈哈，不錯。

賭頭 沒人再押了！三十四！紅的！雙數贏了！

丈夫 這就是小寶霞給你的好運氣！又碰釘子了！無論什麼時候要錢都不要再來牽連小孩子吧！

安娜 我輸了是因爲小寶霞的運氣不好。我相信她一輩子都沒有好運氣。將來一定

也是嫁一個這樣的數學家！

賭頭 押你們的吧！

安娜 我來押一回珂喀。還是一個小孩子。（走到桌子跟前）喂，我這三百萬押珂喀。押什麼？押好了嗎？

安娜 就是押五上！三百萬押到五上！（黑髮男子擲了錢。）謝謝你！

賭頭 沒人再押了。二十八！紅的！雙數贏了！

安娜 又輸了！押珂喀也輸了。

丈夫 我說過贏不了。

安娜 你說過了！最好你還不如當一個啞吧呢！如果你不來干涉我，教我頭一回就押到十四上，我一定可以贏到一萬二千萬，到現在也須贏的沒千帶萬了！

丈夫 可不是！

賭頭 押好了嗎？

安娜 親愛的，你想怎麼樣好？我想拿珂喀的五加上寶霞的七，我押到十三上，或者是從寶霞的七減過珂喀的五押到二上，你想怎麼樣好？

賭頭 沒人再押了。

安娜 (撒土錢。) 押十五！押十五！(黑髮男子聽着她的話就挪了錢。) 謝謝你！

丈夫 爲什麼押十五？這是那的邏輯法？

安娜 我按着邏輯法已經輸了三回了。這回不按邏輯法來試一試……再不然押到十九上怎麼樣？喂，請勞駕把我挪到十九上……(黑髮男子站起來。) 或者不挪也好——就讓他還在十五上吧！

賭頭 沒人再押了。一！黑的！單數！都贏了！

安娜 可贏了這一回！這麼樣容易！想了又想，不過才贏了這一回。你都不能勸我押到一上嗎？

丈夫 親愛的，你知道我不是算卦的。

安娜 但是你是教員！那自然是要知道的！教員的女人押到一上就贏了。

丈夫 別傷心了，好安娜！

安娜 我實在不知道你爲什麼活着。

賭頭 押你們的吧，諸位！

安娜 不知道你爲什麼活着。你光會對着一切年輕的教員來妬嫉我，可是對我連一點也不能幫助。我想押到十九上。

丈夫 請你隨便吧！

安娜 真傻！押到十九上真儂。真沒意思。還不如押到二十上呢！

丈夫 你就押到二十上好了。

安娜 (審着懇懇的様子。)爲什麼押到二十上？

丈夫 爲着趕快輸輸我們好回家去。要知道我們還要收拾行李呢。火車五點鐘要開了。

安娜 (很滑稽的樣子) 押到五上！

賭頭 沒人再押了。

安娜 押五上，請給我押到五上。(黑髮男子押上錢) 謝謝你。我從來還沒有押到開火

車的時候呢！

賭頭 十一！紅的！單數！贏了！

安娜 這火車真可惡！如果你不給我提起這火車來，我一定押到十一上了。我的確確覺得是這樣，我實在是押十一的！

丈夫 我想你不是想押十一的！

安娜 我給你說我是想押十一的！預兆是從來不騙我的，我的心是從來不騙我的。

我的心的的確確的告訴我說：『安娜，押十一吧！』

丈夫 呵，算了吧，我們走吧。你看你已經輸完了。回家吧。

安娜 怎麼都輸完了？難道這都能輸完了嗎？(急著找荷包，反過來往手裏倒着，倒出了一

把鑰匙，一個香水瓶子，一個小圓鏡子。還有一樣東西丟到地板上。黑髮男子快着跑去給她拾起來。他的眼睛釘着她的眼睛看着，嘆息着。）謝謝你！真都輸了嗎？難道我能把這些都輸完了嗎？

丈夫 怎麼還不算輸完了？你押了五回，把你的二千五百萬都輸光了！唉，走吧。

（安娜不願意的樣子慢慢走着，又站了起來。）

安娜 親愛的！

丈夫 不，不，不！不要再稱親愛的了！回家吧！

安娜 唔，親愛的，再給我三百萬！

丈夫 安娜，我衣袋裏就剩這兩張莫士科的火車票及這三百萬的零用錢。要給旅館的茶錢，要給車夫錢，要給腳夫錢，在路上還得要喫東西。你動不動就要教給你買東西喫。

安娜 我不教你給我買東西喫。親愛的，把你那三百萬給我吧！我實在告訴你，我

即刻就要贏了。你願意嗎？我斷定要贏的！

丈夫 你的斷定有什麼保證呢？我知道輸贏是和你沒有關係的呵！

安娜 親愛的！我拿我的心裏話來做保證：我的心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告訴了我！

丈夫 告訴你的什麼？

安娜 他告訴我說：『安娜，照着你自己的歲數押，你一定就贏了。』

丈夫 (聲音低) 給你這三百萬。(拿出一個裝零錢的小荷包。)不過你要知道：就剩這幾個零錢了，這是最後的幾個零錢了；押到你的歲數上，如果你要有這一點先知的小聰明，那我連看都不看。真豈有此理！(她向椅子走去，他離開坐到安樂椅上。)

安娜 (在椅子跟前對黑髮男子說話，他站起來幫助她。)謝謝你！我自己押！親手來押！如果你再來給我押，就把我的運氣押壞了。(把錢撒到椅子上，拿起把子撲着。)好了！

(帶着提心吊胆的樣子站著。)

賭頭 沒人再押了。三十六！黑的！雙數贏了！

丈夫 (快從坐位上起來。)
安娜，你贏了！我們鬧起來了！你怎麼不搜錢呢？

安娜
滾開吧！

丈夫
安娜，你不是三十六歲了嗎！

安娜
因為這帶大鼻子的黑髮男子很注意我往什麼地方押……

丈夫
你呢？

安娜
(哭起來。)
我於是押到二十九上了！

——幕下——

劇 喜 幕 獨

雀 麻 小

著 其 維 次 蘭 伯

人 物

瑪德林娜(名)查金娜(姓)——一個官僚的寡婦，年六十五歲，是很高的，很胖的，脾氣很利害的人。

梨姬亞——其女，是一個老處女，愛裝飾，愛看些下流的小說。總想裝一個很活潑，很俏皮的人。

巴偉爾(名)巴哈杜夫(姓)——查金娜家裏的房客，是個年輕的人，剛在大學畢業，任副律師職。

伊凡(名)史德潘諾夫(姓)——五十多歲的官僚，臉剃的很光，目力不好，行動很困難。

紫娜姐(名)姬仁珂瓦(姓)——十八歲的姑娘，很可愛，很樸素的人。

華西麗沙——查金娜的女廚子，是個很拙笨的鄉下的女人。

佈景

一間公窩的房子。右邊靠牆坐這一面有一個紅色的蚊帳，蚊帳前邊靠近舞台的前部放了一張小圓桌子，一張安樂椅子。在椅子跟前有一張寫字檯，有一個裝着書的書架。在後牆上有一架大的時鐘。瑪德赫娜坐在椅子後邊的安樂椅上，椅子上邊放着一個小凳子，裏邊放着紙線球，碎布頭正在織着襪子。梨姬亞坐在別的安樂椅上，靠在椅背上看着書。

梨 | (打呵欠。)呵——呵——呵！喀，喀！這討厭的感冒又纏住我了！（把書擱到椅子上。）

查 | (織着襪子。)現在春天的時候，都很好得感冒的！你夜裏去弄點豬油把鼻子抹一抹。

梨 | 嘿，真難受死了！你總是會想出這些好法子來！（又看書。）

查 | 我會想什麼法子！這是很應的老法子！我常常用這治好的！

梨 | (靠著肩。)在你或須可以治好的！(吞書。)

查 | 真奇怪！難道你的鼻子特別些嗎？你的鼻子也不過是一個鼻子吧了！

梨 | 得了！我讀書的時候你爲什麼不愛聽呢？現在要讀很有趣的一段了！

查 | 有什麼趣味呢！都不過是些沒意思的東西吧了！

梨 | 你以爲都是沒意思的嗎！你記得瑪麗安娜在瑪德蘭街走的時候，有好多人戴着

假面具把牠搶去嗎？

查 | 唉，好孩子！這都是古來會有的事，搶姑娘的時候還要戴上假面具呢！現在這

樣的傻瓜是沒有了！

梨 | (不聽她，讀著書。)『亞爾曼打扮成車夫，在後邊追着，去救瑪麗安娜……』

查 | 真怪！你提這些真都是些最傻不過的傻瓜！就是這本書也實在是沒意思極了！

梨 | 這裏邊你一點也不懂得！

查 | 可不是！就你一個是聰明人！不過就是你的聰明沒有用處！

梨 [把書藏了。] 要什麼用處呢？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查 [你該知道你不小了！已經二十八歲多了！]

梨 [你又來了！我已經屢次告訴你，不要教你再提我的歲數！你不知道這是很不好看的……（聲音降低。）真鹵莽！（不安的樣子走齊。）]

查 [你想我心裏舒服嗎？我不是你的母親嗎？我的心都昏了！我生下來你正天就想着你長大了好嫁一個丈夫，我到老來也有一點着落！（兩手分開，表示着很失望的樣子。）我這樣的好着落呵！]

梨 [（站在爐前，兩手交叉抱齊。）你說教我怎麼辦呢？]

查 [不知所措。] 什麼？]

梨 [不錯，是的，是的！我問一問你！]

查 [唉，你不是十五六歲的小孩子了，你自己應該知道得了！你看一看——你母親正天操着你的心，你也該……]

梨| 難道教我用繩子拴到他脖子裏，把他拉來同我結婚嗎？

查| 又是這些話！又是這些話！你總是會說『用繩子拴住把他拉來』的話來搶白我！

不是教你去拴他，應當教他自己來找你！

梨| (坐下) 那麼着，你教一教我好了！

查| 唉！你真蠢！教我怎麼去教你呢？這是生來就會的，生來就知道的！我給你說個比喻；從前你父親的那隻獵犬，一看就知道他是獵犬！你把棹子上放一點喫的東西，你一離開棹子他就跑去喫去了！他一看見街上跑的那些雞子，鴿子，他立刻就去抓去了！就是一隻小麻雀教他看見，他也要聚精會神的去抓他！

梨| (很着急的笑着) 你想教我同獵犬一樣嗎？……呵，真好！真是好極了！

查| (害怕的樣子) 得了，算了吧，梨嬭亞！你算了吧！你看你急成什麼樣子了！難道我說你什麼了嗎！你可以放風流一點吧！

梨| (冷笑) 謝謝你，我嘗過那些滋味了！

查 梨妮亞，他不懂得，他不懂得！反正他還是一個無識無知的小孩子！這真是很難的問題！我想他是政界的人，他應該胆大一點，想不到他竟會羞答答的姑娘一樣！梨妮亞，這樣的丈夫簡直是一個活寶貝！

梨 只是弄不到我們手裏來！

查 不要緊，不要緊，梨妮亞，將來一定是我們的！無論如何他總出不了我們的手！他沒有別的朋友，不過只有兩三個同學吧了！只是我得時時刻刻的看守着他！我們這小麻雀總跑不了！

梨 唉，媽媽呀，媽媽！

查 叫『媽媽』幹什麼的！媽媽很知道她自己的事，不過你得留點神吧了！現在正是春日的天氣，正是求配偶的好時候呵！比方他作事回來的時候，你在門口等着去同他談話！同他散步，同他游船，請他讀書給你聽；教他知道你是一個很聰明，很有學問的女子。當你從他手裏接過書來的時候，你要表示着你不光是只

讀過這一本書的樣子；並且你要對他格外溫柔，要教他知道你不是一般金戴帽子的很輕薄的女子，教他知道你是很端正的女子……（看着鐘。）唉呀，四點鐘了！

梨 | 怎麼呢，你怎麼着呢，媽媽？

查 | （急忙收拾書箱。）好孩子！現在巴偉爾要回來了！（綫球落到地下。）梨姬亞，小梨姬

亞！把綫球拾起來！

梨 | （拾起綫球。）給，媽媽！唉呀，你手破了！你這要怎麼了呢？

查 | 是小針刺破了！（又一個綫球同一把剪子落下來。）

梨 | 你那一個綫球同剪子又丟下來了！（又一個綫球落下來。）

查 | 真搗亂死了！真搗亂死了！喀！喀！四點鐘了，我們到別的房間去坐吧。唉，真是難為你！沒有什麼了吧！（背後鈴聲響起來。）唔，來了，他回來了！（跑到門跟

前。）梨姬亞，書，書，書！（躲起來。）

梨| 喉，幾乎把書都忘了！（跑到櫃子跟前，站着。）也須這樣比較好一點吧？把書放到這裏，回頭再來取怎樣。（堅決。）不！（抓過書來，跑到門後邊。）

（巴哈杜夫入。）

巴| （把書包放到寫字檯上，往櫃子上看了一眼，又往地板上看了看。）真奇怪，那來這些綫頭。布片子？……這簡直好像到了成衣舖一樣！她們母女兩個簡直教人不能安生！

（到門跟前。）老東西，你們的法子太簡單了！（在屋裏走着。）紫娜想今天有事情來找……我怎麼能把她引來教她們看不見她呢？他不是小的好像同洋火匣一樣，把她裝到兜裏帶回來就得了！三個妖怪有六隻眼睛瞪着我，這是玩的麼！（仔細聽着。）唔，不知道什麼怪物要爬來了！

（梨經過在門口站着。）

梨| （穿着斑斑衣服，領上捲髮蓬鬆着。）請原諒我，巴偉爾，我來問你喫飯不喫？

巴| （向旁。）好怕人的怪物！（向她。）是的，我喫！

梨 好，我去給你預備去！

巴 爲什麼你去預備呢？華西麗沙幹什麼呢？

梨 我媽媽打發她到舖子去了！

巴 (向旁。)真是開心！(向她。)我等一等好了！

梨 不，爲什麼要等她呢！你喫得飯了！大概你很累了！我就去預備好了！(出。)

巴 (二人。)就是這個，就是這個，你們沒有看見嗎？爬進來這樣一個可惡東西！

(做效著他。)『你很累了！』我一想起來就想碰幾個耳巴！……教我怎麼好呢？把她的飯碗踢了，把她趕出去吧？不過這事我做不出來！我想着我爲什麼還再來欺負她，她的命運已經够倒霉了！唉，她這樣卑鄙的狡詐鬼！我真沒有胆子！唉，我真該死！我真是好像小牛肉一樣，真是一個喫材！

(梨顛亞入。)

梨 (端着飯進來。)飯來了！今天我媽媽給你做了一點你挺愛喫的菜，用小牛肉蒸的

菜：（把碟都放到蚊帳跟前的桌子上，站到旁邊，很恭敬的樣子看蕭。）

巴 用小牛肉蒸的菜！（向旁。）這就是同我自己喫我自己的肉一樣！

梨 你說什麼！

巴 沒有什麼！謝謝你！（看蕭，她不動一動的站著。）謝謝你！（向旁。）你這個怪物！

梨 哈哈，巴！蕭，不敢當！只要你滿意，我媽媽是很喜歡的，就是我……（手搭到心口上，低聲說。）我真幸福！請喫飯吧，不要客氣，我坐一坐！（坐到椅子上，眼睛釘

蕭 巴 哈！）

巴 （吃著，竭力忍住不看她。）我很過意不去，我太麻煩你了……（哈著。）

梨 （跳起來，跑到椅子跟前。）唉呀，骨頭卡住了！教我給你捶一捶！（想到他背上去捶。）

巴 不要緊！一塊小骨頭……噎下去了！算了吧！請你別捶了！（向旁。）我希望你不如早些死了吧！

梨 謝天謝地！真把我駭死了！（少停。）巴！蕭！

巴 | 有什麼話說？

梨 | 今天天氣不是好極了嗎？

巴 | 是的……還可以吧！

梨 | 花園裏一定有許許多多遊逛的人！不知道今天有音樂沒有？

巴 | (站起來走着。) 不知道！

梨 | 我實在是愛音樂！音樂裏含有無限的詩意，無限的情緒！你愛那一種音樂；愛莊嚴的呢，還是愛歡樂的呢？

巴 | 我愛那聽不見的音樂！

梨 | 怎麼？(忽然大悟。) 哈哈，這真是好極了！嘻嘻！嘻嘻！巴偉爾，請你給我寫到詩抄本上吧！

巴 | 寫到詩抄本上嗎？

梨 | 是的，是的，寫到我的詩抄本上！你剛才所說的真是好！你不知道我有詩抄本

嗎？那一個姑娘能會沒有詩抄本呢？我有許許多的詩，有許多很好的詩！我非常的愛詩！你愛詩嗎？

巴 | 什麼？

梨 | 詩，詩！

巴 | 『我討厭那些勝於克雷洛夫做的「德美亞的魚湯」！』

梨 | 哈！哈！真是好極了！請你把這些給我寫到詩抄本上吧！（大聲做效着。）

『我討厭那些勝於克雷洛夫做的德美亞的魚湯！』真是好極了！我去給你拿去吧！我的詩抄本好極了。我馬上就拿來！（跑出去）

巴 | 她會有詩抄本！（跟着她。）你這老妖精！我望你帶着你的詩抄本同你的母親一塊

早些死了吧！（台後鈴聲響着。）難道這是紫娜姐嗎？這樣的早嗎？不會有的事吧！

史 | （在後台。）是到這裏來的嗎？

華的聲音 | 一定是的！別的還有什麼地方呢！

巴 | 一個男人來了！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史德潘諾夫入。)

史 | 早安！(四面張望。主人在那裏呢？呵，這不是了！我自己來介紹一下吧：我是八等文官，是得過勳章的人，是史德潘諾夫！你住的這麼樣高！唉，我實在累死了！讓我先坐一下再說吧！

巴 | (搬過椅子。)請坐吧！有什麼事情！

史 | 我先問你；我是到這裏來的不是？因為我從來是好走錯路的人！你是穆鐸金律師嗎？

巴 | 不，我不是穆鐸金！

史 | 怎麼？我剛才告訴你的什麼？請你瞧一瞧吧！我上到五層樓上，累的幾乎氣都上不來了——想不到——原來還不是到這兒來的！你的把門的人真混蛋！我問他說：這裏住有一位律師嗎？他說：請到五層樓上去吧！不，這個東西我實在

不能原諒他！我要把他送到衙門去！教他去領一領那撒謊的教訓！嘿！

巴] 如果你光只問一個律師，那我的把門的說的是很有理的——我也是一個副律師。

史] 那麼——你就是一個律師就得了！你爲什麼又說你不是你呢？

巴] 我怎麼說我不是我？（向旁。）這又是一個怪物！

史] 當然你是一位律師吧？

巴] 是的，只是我不是穆鐸金！

史] 我不用那位穆鐸金！我一點也不用着他！我不過在名號簿上查出這個姓來，於是我就來了；這姓是我們俄國人的姓，想他同我們都是一樣的俄國人，不像那顧斐式傑，斐甘伯革那些外國律師，要錢要那麼多！我想穆鐸金，洛漢金，沙洛金——都是一個樣！不過我光要俄國人！你不要還價錢嗎？

巴] 一個錢也不能少！（看一看錶。）再過二十分鐘我要出門去的！

史| 還要教我再到五層樓上來的嗎？得了：不，請你幫一幫忙吧：你不給我辦我不讓你走！

巴| 我不接收你的事，我沒有功夫！

史| 這那裏話！你想我有功夫嗎？

巴| 先生，你真有點奇怪了……我要出門去的——你明白嗎？

史| 你聽一聽我的事情，你可以隨便出門去吧。

巴| 誰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前旁。）真討厭！（前他。）好，你說吧，不過要放快一點說！

史| 哼——哼！急着去與誰有約嗎？趕上了！

巴| 先生……

史| 得了，別急了！我們老年人是不愛性急的，年青的人……

巴| 請你簡單的，明白的把事情的內容說一說吧！

史] 簡單的說嗎？簡單未必能夠說完！事情很複雜呢！……

巴] 說吧！

史] (咳嗽) 我一輩子都光會遇着些倒害事！我當小孩子的時候……

巴] 當小孩子騎竹馬的時候麼？對不起！這麼一來我們到明天也說不完了！請你說……

史] 性子這麼樣急，年輕人性子這麼樣急！唉，好吧！……(吸着烟) 就這麼着吧！在兩個禮拜以前，我接到司法官的一張傳票，要教我給斐尼珂夫出一百三十塊錢。請你看一看吧：我是八等文官，又是得過勳章的人，我向來沒有在法庭裏打過官司，向來沒有借過人的錢，真想不到會接到這樣一張傳票！嘿！

巴] 我見了！後來呢？

史] 這張傳票到我家裏就發生了一個很大的亂子！

巴] 是，是……

史] 這並不是『是，是，是！』就算完了！你知道我的女人要同我離婚呢？

巴] 這是因爲什麼呢？

史] 還不是因爲這麼一回事！你想斐尼珂夫是誰呢？

巴] 大概是糖菓匠吧？

史] 就是他！我的女人想着我是買了斐尼珂夫的一百三十塊錢的糖！我問你；我要

那麼多的糖作什麼用呢？

巴] 我不知道！

史] 你不知道！就是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可是我的女人疑心我買這各種各樣的糖是

送給那些可愛的女人了！嘿！誰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從此以後就發生了這些

事；她就輕看我，妬嫉我，就哭着吵道：『我要離婚，讓我們離婚吧！』朋友，

我說這樣大的年紀離了婚怎麼好呢？我是八等文官，是得過勳章的人，究竟得

看一看面子！就是我把斐尼珂夫的舖子都買來，我還能拘引上什麼女人呢？誰

一點也不聽，就怒氣沖沖的咆哮起來了：『把我都氣哭了！我就坐到牆角裏哭
着，她也就坐下哭起來了！嘿！』

巴] 你到司法衙門裏去了嗎？（看了看鐘。）

史] 可不是！去了！

巴] 事情了結了嗎？

史] 那了結了！還沒有頭緒呢！去到司法衙門裏等着的就是我！就是這得過動的八
等文官！他們把我同斐尼珂夫傳了去，這是我第一次才見了他的面！司法官就
說道：『斐尼珂夫告你，說你在他舖子裏取了……』呵，你想他說我取的是什
麼東西呢？

巴] 呵，我實在不知道！

史] （哈哈大笑起來。）是自一自行車！

巴] 自行車嗎？

史| 是的，不錯，是自行車！原來麥尼珂夫是賣自行車的人！你想一想這回事：我同一個自行車！得過勁的八等文官同一輛自行車！……你想我能騎自行車嗎？照着我這樣的身材能騎自行車嗎？

巴| 我實在不知道……我很懷疑！

史| 不，請你看一看吧！（牽室內走了幾步）你見過這樣騎自行車的人嗎？

巴| 沒有見過！（看一看鐘。）

史| 那一定是沒有見過！我也就給司法官說：請司法官看一看吧……你不聽我說的話嗎？

巴| 這事情很明白，傳你是傳錯了！

史| 那自然是傳錯了！傳錯了就算了！不過你看這真是遇的巧！原來在我住的那道街上還有一位同名同姓的伊凡史德潘諾夫呢！並且我絕對不明白——他爲什麼也是一個八等文官！

史] (看了五鐘) 差一刻六點了……寫不起！你想怎麼樣呢？

史] 想怎麼樣？就是想這樣！我要告斐尼！頭夫呢！

巴] 爲什麼呢？

史] 爲什麼？爲他給我要錢要錯了！難道你不明白嗎？他侮辱我，敗壞了我的名譽！我一輩子還沒有教傳到法廳裏去過呢！你沒有看一看嗎？法堂上的人和那些鄉下的男男女女都是在嘲笑我！都是在嘲笑我這得過勤的八等文官！我家裏的聽差同把門的人怕也都在嘲笑我的吧！我家庭的幸福算完了！不，這樣我絕不放鬆他！我……我……我要告他，罰他，教他坐一坐監！(梨姬亞的頭伸進門來，他走到門跟前碰着了梨姬亞的頭。) 這一位是誰？

巴] 我的……我的……來託我打官司的人！二十分鐘過去了，你瞧一瞧，別人還在等着我呢！

史] 我請問你，我怎麼辦呢？

巴| 對不起，我不辦你的事，你去找別人去吧！

史| 呵，這是因爲什麼呢？

巴| 因爲我不辦那好打官司人的案子！

史| 怎麼？你說什麼？好打官司的案子嗎？

巴| 不錯，就是的！

史| 哼！奇怪……真是奇怪！什麼樣的案子你辦呢？

巴| 就是不辦你這樣的案子！論你去找穆鐸金律師去吧！

史| 怎麼呢？又要教我到五層樓上爬嗎？如果他也要推辭呢？

巴| 他不推辭！

史| 怎麼好！又得要去找穆鐸金呢！我把我的事情告訴你真可惜！你心裏一定有別

的事！一定有別的事！

什麼事？

史| (撫眼不看的樣子。) 我已經看見了！看見了！給那託你打官司的女人辦事呢！是的！

巴| 什麼？

史| (前門走著。) 託你打官司的女人！是女人就是了！各種各樣的可愛的女人！

巴| 什麼？你怎麼敢這樣的信口開河呢！

史| 大概你是不愛聽實在話吧？你這個浪蕩鬼！你是什麼律師！(出去，後來又轉回頭來看着他說。) 好一個浪蕩鬼！嘿！

巴| (撲到門跟前。) 你怎麼……(走回來。) 讓他滾開吧！這樣好打官司的老東西！(看一看

鐘。) 六點鐘了！她爲什麼還不來呢？她怎麼着呢？這我真不放心！(接着敲。) 心裏跳得真利害！大約有人叫門吧？(仔細聽着。) 沒有，我聽錯了！將來怕要常常聽錯的吧！只怕我中了情魔了吧！紫娜姐……紫娜姐！這樣好聽的名子！這名子真好聽極了！(戴上帽子。) 我爲什麼把帽子戴上？這真是奇怪！是的……我去

迎接她……這些怪物都還沒有睡，如果她們見了紫娜姐怎麼好呢！應當先告知她一聲！（向門走著。）紫娜姐！（轉回身來。）紫娜姐……紫娜姐！難道我中情魔了嗎？（出。）

（查拿娜端著一杯咖啡，梨娜亞帶著詩抄本進來。）

查 （梨娜亞在袖後邊跟著。）巴偉爾，我給你端咖啡來了！

梨 我給你送詩抄本來了！

（走到那放飯桌子的跟前，看見巴哈杜夫沒有了，退後了幾步，她倆互相注視著。）

查 他在那裏呢？（到帳子旁邊。）巴偉爾，你嚇下歇了嗎？

梨 （擺著手，低聲說。）算了吧，不必了！

查 （低聲向娜說。）別作聲！（到帳子跟前。）巴偉爾？

梨 （低聲。）算了吧，媽媽！

查 別作聲！巴偉爾！

梨 我要走了！

查 須是睡着了！（小的撥開帳篷子看著。）呵，他沒有在在！（到床底下看著。）

梨 你爲什麼往床底下看呢？

查 鞋子在這裏！（四面張望著。）可是帽子沒有了！（沉思著。）他這人到那裏去了？

（研著。）華西麗沙！

梨 華西麗沙！

華 （在門口。）聽見了，去了！

查 巴偉爾出去了嗎？

華 我怎麼會知道呢？要是沒有在家就是出去了！

梨 有位老頭子到他這裏來了嗎？

華 大概是來了又走了！

查 晤！（把茶杯點燃。）給，把茶杯拿到我房裏，小心一點，別弄打了！

華] 怎麼就會打了呢？大概打不了！（走到門跟前，茶杯忽然落地，打得粉碎。）呀！（拾着碎片。）

奎] 你瞧，你瞧！我給你說的什麼話！唉，你沒有長手嗎！你的腿是壽的嗎！你把一切都弄打好了！把一切都弄打了吧！

華] 你爲什麼說這些不吉利的話呢！一說他就會打了呢！

奎] 爲什麼說這不吉利的話！你要不笨的好像豬一樣，我就不說了！你給我買茶杯吧！

華] 我給你買！這是怎麼一回事！（雷。）

奎] （在後跟旁。）你得給我買這一樣的！別的樣子我不要！這是半塊錢買的！

華] （在後台。）得了！一塊錢該怎樣呢！

奎] 混蛋！你的工錢還不够買呢！他這個人到那裏去了，梨妮亞？

梨] 大概同那個老頭子一塊兒出去了吧？

查| 不，不！我心裏覺得怕有不好的事情發生！（在室內走着，對於一切都仔細聽着。）我來找一找看他有什麼記事本子沒有！唉，他這好孩子，他這好孩子！我總要看守住你的！沒有什麼記事本子！（到寫字檯前。）這是什麼？是一個書包。這裏裝的都是什麼東西？（開開書包。）

梨| 媽媽，你搜尋他什麼東西呢？

查| 別多嘴！你什麼也不明白！公文，統統都是公文！帶着藍夾子的——大概都是公文！沒有，這裏也沒有什麼！（坐在椅子上。）茶杯打了！實在不吉利！梨| 亞，這很不吉利！我們怕要有損失呢！如果這小麻雀要飛了，這就是我們莫大之損失呵！

梨| 你常常這樣來說！光是會駭我！我去占一占卦去！

查| 去吧 你去占一占卦吧！

梨| 你屋裏有骨牌嗎？

查| (嘆息) 在我的……抽屜裏放着的。

(梁順亞出。)

查| (二人) 占卦總是很應的！他變成了這樣一個奇怪的人！他怕是藏起來了吧！前天他藏到帳子裏說：對不起，我在換衣服的，可是我回過頭來，他可趕快地跑了！唉！真傷心！去吧，你去占一占卦看怎麼樣？(出。)

(聽着。)

(維仁珂瓦穿着外套，戴着帽子進來；巴哈杜夫在她後邊跟着，他在屋裏來回走着，走到門跟前仔細

聽着。)

維| 我實在不明白你爲什麼這樣守秘密呢？

巴| 這那裏話，有什麼秘密呢！(向旁。) 好極了！就是華西麗沙也沒有看得見！

維| 你真是有點奇怪了！

巴| 我奇怪嗎？這那裏話！這是你看錯了！(仔細聽着。)

維| 你到鏡子上照一照！你的臉都變白了！

巴| 臉變白了嗎？一點也沒有！但是，大概……我心裏有點亂！

嫩| 你心裏怎麼了呀？

巴| 那麼……我心裏有點跳……有點麻木了！……

嫩| 這實在不好！

巴| 那一定是不好！（仔細聽着。）

嫩| 你總是仔細聽什麼呢？

巴| 我嗎？我並沒有聽！

嫩| 不，你的確是有點心魂不安！

巴| 我嗎？一點也不！（向旁。）好可怕的环境呀！

嫩| 你說什麼呀？

巴| 沒有什麼！我在想法子去對付你的繼母呢！學生們的脾氣都是想什麼說什麼的！

媼 在屋裏走來走去的走着——這也是學生們的脾氣嗎？

巴 走來走去的走着嗎？是的，是的，那當然也是學生們的脾氣！（向旁。）我要發瘋了！

媼 常常好仔細的聽着——這也是的嗎？

巴 這那裏話，紫娜姐，爲什麼你想我常常在仔細的聽着呢？

媼 那麼着，請你坐下我們來談話吧！

巴 我不能坐下，因爲我從來是好來回走的！

媼 呵！我說的什麼話！你真是心魂不安！你說你爲什麼到街上去迎接我呢？

巴 爲什麼？怕你找不着我的房子！

媼 難道地址不對嗎？

巴 就是對的話，但是……還是……你應該……

媼 怎麼呢？一定要找着了！

巴| 是的，不過……還是……（向旁。）大概我已經發瘋了！

媼| 不，不，你說的都不是實在話！（少停。）你不知道不知道？因為你着急，弄得也
教我着急來了！我並不是胆小的人，但是我看着你這樣的害怕，我也有點害
怕了！

巴| （望著門。）害怕嗎？怕什麼呢？

媼| 我不知道。但是我在這裏好像禁物一樣……我想門一開就……

巴| 呵，呵！（向門走去。）

媼| 就進來……

巴| 就進來一個老婆子！

媼| 是的，我家裏的老婆子！

巴| 哦！你告訴我吧，當你往這裏來的時候，你沒有注意到什麼嗎？

媼| 下了一點雨！

巴 | 我並不是說那的！你沒有注意到有人跟着你嗎？

姬 | 郵差嗎……也須是舖子裏的小徒弟……

巴 | 呵，不是那，不是那！

姬 | 你想是我的繼母嗎？唔，不，在這時她睡了！

巴 | (向旁) 我這裏的老婆子也睡了！

姬 | 你說什麼！

巴 | 沒有什麼！來談我們的事吧！

姬 | 來吧！

巴 | (垂下了一點) 我們是去年在巴洛夫斯基認識的。你同你的老婆子住在那別庄

上……對不起，你的老婆子……

姬 | 是的，但是這對於我們的事情有什麼關係呢……

巴 | 對不起，我要從我們過去的事情上給你說起來了！我記得在開華音樂會的時候，

那時我在那惡風暴雨，黑漆漆的深夜裏，我把我的傘給你，並且很想送你……
是的，但是……你爲什麼不走來走去的走着呢？

巴 我實在不會稱你的心！剛才你不喜歡教我走來走去的走，現在我坐下你又不喜歡教我坐！讓我們再接續着談話吧？

嫩 好吧，不過我不明白……

巴 到第二天我就去會你去了！那老婆子——就是我要說的你那個繼母，對我真利害極了，我在客廳裏坐了二十分鐘，你沒在家，但是當我出來的時候，就在廊台上遇見了你；那時候……

嫩 這對我們的事情有什麼關係呢？

巴 對不起！我又來談起我們過去的事情了！

嫩 不說這些不能行嗎？

巴 好吧，但是不說這些教我很難說！我應當給你說一說你在你繼母家裏的情形，

你那個時候的心緒……

嫩| 爲什麼呢？我自己來告訴你吧，你聽着！當我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我的繼

母待我刻薄極了！稍微淘氣一點，稍微有點過失，她就叫我跪下整整的跪一個

鐘頭，飯也不教喫……並且……並且……

巴| 唉！好吧！現在你該同她脫離關係了……

嫩| 我那時候身上弄的很臟，穿的破爛的衣服，但是她自己的女兒……

巴| 種有女兒嗎？唔，大概也是一個老處女了吧？

嫩| 你怎麼知道呢——現在她不同她在一塊住了。

巴| 我說是『大概』！（向旁。）真是猜的妙！（向嫩。）那麼着，她的女兒呢？……

嫩| 唉！請你再不要教我過那可惡下賤的光景了吧！（哭。）

巴| 放心吧！請你放心吧！別哭了！

嫩| 我不能不哭……我真傷心！

巴 | 我請求你！我要跪到你面前！（想去跪下。）

嫩 | 唉，不，不，這那的話！好吧，我放心了，放心了！你知道不知道，她現在有什麼計劃？有一個老軍官到我們家裏去了……

巴 | 是嗎！

嫩 | 他的一隻眼睛用布扎着。他眼裏有塊白斑點，但是他說他有白斑點，他說是有傷了。

巴 | 是嗎！我猜你的繼母想要什麼的。（前旁。）真猜的妙！（前她。）但是我想這個目的她達不到。不，我們等到你同她脫離關係的時候，那時候……讓她嫁給那軍官好了！

嫩 | 我害怕她！你知道她是多麼樣的利害！

巴 | 你怕嗎？可是我幹什麼呢？難道你疑惑我，不相信我能保護你嗎？

嫩 | 我相信……

巴 | 怕你還是不相信吧？

姬 | 她實在可惡，實在狡猾，奸詐的很！

巴 | 是嗎？現在我聽你說了你的傷心事，我不知道我怎樣去對付你的繼母才好！按着法律，你今天可以同她脫離關係了！

姬 | 你實在很憐念我嗎？

巴 | 問我憐念你嗎？你還來問這話嗎？當那次我在廊台上遇着你的時候，你那時帶着很傷心的面容……我以為是你哭了……後來，你記得六月十六的晚上嗎？我們坐在公園裏……那好聽的音樂，遠遠的送到我們耳邊來，那美麗的晚霞……

姬 | 是的……但是……爲什麼要提起這些呢？……

巴 | 唉，這些都是我的很可寶貴的回憶呵！那時候那美麗的晚霞在照着，我們的週圍十分靜寂，十分莊嚴而且靜寂了！小鳥兒在我們旁邊的樹上歌着，振着翅膀

飛着……你記得你那時說的什麼話嗎？

嫩 是的……大概……還記得……

巴 你說：『唉，我是如何的羨慕他呵！』現在我才明白你說那話的意思了：你原來是羨慕那小鳥的自由呵！可是我看見你那傷心的面容，我那時真痛心極了！我恨不得撲到你面前跪下（跪下。）緊緊的握着你這可愛的小手（握住嫩手。）說……

查 （在背後。）巴偉爾，親愛的，你回來了嗎？

巴 （跳起來。）她來了！（跑到門跟前，又轉回來。）

嫩 你的女掌櫃嗎？我要走了！

巴 晚了！她在門口呢！唉，將來要發生什麼事情呢！要發生什麼事情呢！請你看一看吧！你坐下，不要動，什麼話也別要說！我來試一試……我勸她走……我不要緊，但是你……我不願意有人敢想……就這麼着吧！你坐下，不要動，一點也別動！

查| (在背後。)巴偉爾，你回來了嗎？

巴| 唔！瑪德林娜，我回來了，回來很早了！（向旁。）我這樣的胆小真可惡！

查| (在背後。)你好像是和誰說話的吧？

巴| (向旁。)她聽見了！她這個怪物！（向她。）我嗎？這那的話！沒有同一個人談話！

大概是自言自語的吧！

查| 你幹什麼事情呢？看書的嗎？

巴| (向旁。)我真想用大砲把你轟了！（向她。）瑪德林娜，我在看書的，看的太多了，

看的實在太多了……我現在要睡了。

查| (在背後。)你要睡的吗？這樣早嗎？

巴| 我要睡了。你知道我看書看的太多了，累了！（帶着疲倦的聲音。）真累了！夜間

還得要作事呢！（打呵欠。）

查| (在背後。)今天晚上天氣真是好極了！我想請你同我們去遊玩吧！梨姬亞也想去

呢！

嫩 (動了動。) 梨姬亞是誰呢？

巴 (向她。) 是一個老處女，六十來歲的老女人！別作聲，請你別作聲！(向台後。) 怎麼好呢！我睡了！

查 (又往門跟前來了一點。) 沒有法子，你不去就算了！我們的鐘停了，讓我看一看你的鐘吧！

巴 (撲到門跟前。) 鐘嗎？別進——來！別要進——來！

(查) (金娜) 入。巴哈柱夫往後退了兩步。

查 (進來在屋子中間。) 呵——呀！……真是萬想不到！你不是睡了嗎？！同女相好的在談心事的！來到我們好家人家家裏來弄這回事！你瞧，多麼好看的一個青鳥在這裏臥着！(向德仁珂瓦。) 你從那來的，小姑娘？

嫩 你怎麼這樣呢！……(哭起來。)

查| 什麼！我不敢麼？我來對着這證人問一問你，你從那來的，來幹什麼的？（向台

後喊著。）華西麗沙！華西麗沙！

華| （在背後。）聽見了！去了！

巴| （向查金娜。）請你出去吧！請你出去吧！別胡鬧了！

查| 胡鬧嗎？誰胡鬧了？誰？

巴| 別多嘴了……

華| （拿着籠子在門口站着。）唔，我來了！

查| 你瞧，華西麗沙！到我們好家人家家裏來了一個不認識的姑娘！（向查仁珂瓦。）

別哭了吧，姑娘，別哭了！

華| （搖着頭。）唉——呀——呀，實在丟臉得很！

查| 真丟臉！我的姑娘是他的未婚婦，可是他，你瞧一瞧……

巴| 得了！請你滾開吧！聽見了嗎！

查| 什麼？教我滾嗎？我不是這家裏主人嗎？你發瘋了嗎？你瞧一瞧，華西麗沙，我們這小麻雀的翅膀長硬了！

巴| 什麼？小麻雀嗎？（在舞臺前上了兩步。）你怎麼這樣的胆大，你這個老鴿子！小麻雀！啊，我老實告訴你吧，小麻雀的翅膀長硬了，他會咬人了！你瞧着吧，我的嘴很毒了！

查| （退後兩步。）先生，這那裏話！那裏話！

華| （退後兩步，用篩子在前面擋着。）你敢……你試一試！

（同時說。）

巴| 我咬了之後你就認得我了！但是，我來同你這樣野的女人講話實在值不得！（掏出一個錢包，把錢擲給她。）這是你的房錢！以後你另外招租吧！（提過皮箱，收拾着

書和衣服。）

查| 我去告你的！

巴| 你去吧！你這樣的野，教你去試一試！這樣混蛋！『小麻雀！』我教你看一看

這小麻雀吧！

華| (向旁。)把他氣死了，要氣死了！

巴| (敢拾着東西，一張相片從椅子上跌下來。)這不是你的相片！誰知道你爲什麼把他送給我！(又拿起別的一張相片。)這是什麼？這不是你姑娘的相片嗎？他怎麼在這裏呢？你偷着送來的吧？狡猾，真是狡猾！(把嫌的相片撿了。)還叫這相片的原人拿回去吧！

查| 不！這是我親自給你的！別要擲了！(拾起相片。)

巴| 大概都收拾好了！(向趙仁珂互。)紫娜姐。(監着趙看了一會。)紫娜姐，請你原諒……這回事……(指查。)請你不要同她見怪……

查| 這那裏話！

嫩| 如果要不是你在這裏，我不知道她怎樣的對待我呢！

巴| 唉，不要管她，她什麼也不明白！你說我保護你了嗎？你承認我是你永久的保

護人嗎？

查 | (向旁。)什麼？

嫩 | 你能永久的保護我嗎？

(同時說。)

巴 | 能永久的——能一輩子的保護你！

(嫩仁珂瓦不作聲的向他伸着兩手，他親着她。)

查 | 呵呀，你們這些灰鴿子！

(在台後。)媽媽，你這是怎麼着呢？你請他出去逛，可是又發生了難題了吧！

巴偉爾，可以讓我進去嗎？(穿着奇奇怪怪的衣服，很快的跑進來。)唉呀！真是萬想不到
的事！

查 | (指着巴哈杜夫與嫩仁珂瓦。)你瞧，好一對未結婚的兩口子！

梨 | 唉呀！(倒到安樂椅上去。)

(華西羅沙用簾子向她臉上擲着。)

巴 | (向黛仁珂互。)我們走吧，黛娜姐！把你手給我！(扶着姊手向門走去；對華西麗沙說。)

華西麗沙，把我皮箱提出去！

查 | (向黛娜說。)你瞧我們的家雀子！我們的家雀子！我們不會看鳥籠——這只有怨

我們自己吧！唉！

(巴哈杜夫與黛仁珂互出。華西麗沙提着皮箱，在黛娜給她使眼色不致碰她，但她毅然決然的提着箱子向門走着；黛娜心魂喪失的樣子縮着。)

——幕下——

劇喜的方東

計 百 方 千

著 柏 穆 亞

人 物

裴姬瑪——顧荃茵之妻，青年婦人。

顧荃茵——其夫，強壯的老頭，商人。

蘇里曼——其僕，年老的人，一隻眼。

嘉裴日——年輕的人。

佈景

此劇發生於阿爾利亞，(注一)在顯賽茵的家裏。一切的位置和用具，都是帶着蘇里坦尼亞(注二)的風光。在後台當中有道掛着布門簾的門。左有門。右邊有帶格子的窗子。在壁帳上掛着阿拉伯的腰刀。有小棹一張，上放着帶着草套的酒杯和酒杯。在後台有一個大箱子。箱子上擱着女子的斗篷，面紗。又有地毯，長椅，小棹，椅墊子，水煙袋及一張七絃琴一類的樂器。蘇里曼在窗子跟前的地板上。

注一： 阿爾利亞 (АЛЪРИЯ) —— Algoria 法國領土，在非洲北岸。

注二： 蘇里坦尼亞 (СУРИТАНІЯ) —— Muriltania 法國領土，在阿爾利亞之西南。

第一場

蘇里曼與顯賽茵。

顧 | (在後台大聲叫聲。)蘇里曼，蘇里曼！你這懶惰的狗東西，太太在什麼地方呢？蘇

里曼！你這個可惡的一隻眼瞎子，你又躲開了嗎？(入。他手裏拿着一本很厚的紅皮子的書，把書放到小桌上，用眼睛搜尋着要讀的。)斐妮瑪！斐妮瑪！她到是在家呢，這不是她的面紗嗎？(由箱子上把面紗拿起來。看見蘇里曼，用腳到他腰裏踢醒了他。他顛洋洋的起來。)你這懶惰的老東西，太太在那裏呢？

蘇 | (顛洋洋的。)在那裏。(往右邊指着。)

顧 | 她在幹什麼呢？

蘇 | 她別的還會幹什麼呢？或者在那裏包指甲，在擦油抹粉呢。她別的還會作什麼事情呢？

顧 | 她在包指甲嗎？在擦油抹粉嗎？……哼……把那本書給我，蘇里曼！這裏不能沒有一種詭計。教我看一看，看這些預備是幹什麼用的。(斐妮瑪在長椅上坐下。蘇里曼顛洋洋的把書拿來，很隨便的遞給他。顧塞茵抓過書來，嚴厲的說。)你這老路呢，我屢次對

你說，教你對這本書好好保費一點！（把書貼到胸前，又貼到嘴唇上。翻看着書。）我們看一看，看看裴娜瑪預備這些是幹什麼用的。有了。（讀起來。）『女子好像兵一樣；如果兵去擦他自己的槍的時候——這就是表明他要預備去出征打仗的。如呆女子去包指甲，去擦油抹粉的時候——要當心一點呀！做丈夫的：這就是她預備要收拾你的時候。』（合起書來，吻了吻，又把他貼到胸前。）蘇里曼，你這老東西，你瞧一瞧，這是多麼好的一本書！這裏什麼都有。女子的千方百計都集在裏邊的！

蘇（在旁邊低聲說。）只怕你的女人會生出萬方百計呢……

顧（沒聽見他的話。）你這個老東西，你要明白，這對於老丈夫不是書，簡直是寶貝！現在我得了這本書，裴娜瑪是騙不掉我了，一點也騙不掉了！（撫摩着書。）

第二場

同上人與蘇姬瑪。

由張開的門簾裏見了蘇姬瑪。她用手捏着門簾，在門口站了一會。她穿的很美麗，照着東方閃透很時髦的打扮。

裴 你是我的生命之光呵！

顧 (往後看着。) 你是我的歡樂之神呵！

蘇 (出。)

裴 (走近他。) 你手裏拿的什麼東西，我的主人？

顧 一本書。

裴 把他拿到旁邊去吧。

顧 爲什麼？

裴 因爲我在這裏。(她走到長椅跟前，同他並排坐下，用她裸露的手臂抱着他的頸脖，她手臂上金鐲子的小鈴很清脆的響着。)

顧 你說的很在理。(看着她。)斐娜瑪，你今天漂亮了。

斐 請你在看我一眼吧，我的主人。

顧 (帶着猙獰的樣子。)你打扮了嗎？斐娜瑪？你爲什麼這樣打扮？你想教人愛你嗎？

斐 我只教我的主人愛我。我讓別人都以我爲不堪入目的東西，讓別人都以我爲老妖精；但是對於我的主人，願他永久都以我爲漂亮的。

顧 (看着書，很快的自言自語道。)如果女人說她想要漂漂亮亮的時候……哈——哈……不錯……是了……(很溫柔，但是又很發奮的樣子說。)呵，你告訴我吧，斐娜瑪，你今天到什麼地方去了？

斐 到什麼地方？什麼地方也沒去！

顧 怎麼，難道你今天連浴室也沒去嗎？

斐 浴室我是去了。

顧 你在那裏見的都是誰？

裴 唔，多極了！魯士傑的女人，亞好美的女人——都在那裏……

顧 呵，當然你要同一般的女人一樣，在那裏閒談，談的沒有到頭的時候吧？

裴 如果我們不愛閒談天，那我們還算什麼女人呢！

顧 你們談的什麼？

裴 我們談的就是一般女人所愛談的，那還能出了自己的丈夫嗎？

顧 什麼？又或者還要談一談自己的愛人吧？

裴 可是難道丈夫同愛人不還是一個人嗎？

顧 呵，你真豬！（往書裏看看）

裴 你在這本厚書裏邊找什麼呢？

顧 那裏着，沒有什麼……怎麼呢，你在浴室裏很嘲笑我們吧？嘲笑自己的丈夫？

裴 唉，你真不知道女子的心！在別人面前侮辱自己的丈夫，難道還有這樣的女人

嗎？

顧

唔，真豬，真豬！（翻書書。）呵，不錯，那自然……『當女子新婚之後……』（向斐妮瑪。）那麼着，你們個個都誇美自己的丈夫嗎？好吧，比方你怎樣說我呢？

（斐妮瑪看了看他，低下頭來。）怎麼呢？一點也沒有說嗎？難道你的丈夫沒有一點好處值得你說嗎？

裴

難道我的丈夫還用得我來誇美嗎？難道大家都還不知道他嗎？難道他在街上走的時候一切的女人都能不趕快跑到窗子跟前去看他嗎？難道一切的女人都不能妒嫉我嗎？（抱住他。）

顧

（垂頭喪氣。）唔，這大概又是來灌米湯來了！在第四章上有『灌米湯』這一回。

（翻書書。）唔，是的，那是當然的。她光會給我說些想不到的話……你要特別注意一點呀！顧養茵……（向斐妮瑪。）那麼着，你很幸福嗎？你很滿意嗎？你沒有什麼特別的慾望嗎？（斐妮瑪望了望他，低下頭來，深深的嘆了一口氣。）你爲什麼嘆氣呢？

裴 我想起了一件事情。

顧 什麼事情？

裴 我想起了魯士傑的女人。

顧 你爲什麼想起她來呢？

裴 她是一個很說不上來的人。她是一個愛誇大話的人。今天她在浴室裏真是誇張個不了。（薇茲齊。）我的丈夫在全阿爾利亞是一個最有錢，最大方的人。我的丈夫送給了我一掛金練子——這金練子在全阿爾利亞是沒人有的。唉，我聽了就哭了起來。

顧 你哭什麼呢，裴姬瑪？

裴 我哭她會撒謊！因爲在新市場雅珊金玉店裏有這樣的金練子呢！

顧 那麼着，她光只說這金練子算是撒謊嗎？她說她丈夫在全阿爾利亞是最有錢，最大方的人，難道她這不是撒謊嗎？

裴| 是的，也是的……但是這個我不哭，因為沒有一個人去信她。誰都知道顧裴崗是最大方的人。（對他裴附音。）

顧| 這麼看起來，你很想娶這金練子吧？

裴| 我嗎？一點也不想！不過我想有了這掛金練子，是想拿他來塞一塞魯士傑女人的口！教她不敢再來誇大話！當她誇她丈夫比我丈夫好的時候，我真真是羞愧個不得了！

顧| 這反正是一個樣，你不是說沒有一個人信她嗎？

裴| 可是也或者有些昏頭昏腦的東西去信她吧？這種昏頭昏腦的女人是會有的呵！

顧| 是的，只是你不是這一般的女人呵！（哈哈大笑音。）哈，哈，哈，哈，哈，哈，哈！

裴| 你爲什麼笑呢？

顧| 因爲在這裏統統都說明白了。（翁音音。）都說明白了。請你聽一聽吧：『第一百

八十六條計』(撇開書讀道。)'如果新婚之後的一個年青的女人，對她的丈夫很溫柔並且向他灌米湯的時候——你要當心一點呀，做丈夫的：這就是她來圖謀你的錢的。』哈——哈——哈！

裴

(生氣的樣子。)'真可惡的書！(很快的把書從他手裏抓過來。)'我教蘇里曼把他燒了！

顧

(又把書奪了過來。)'這那的話！那的話！我的生命都可以犧牲了，這本書是不能讓人拿去的！你知道這本書叫什麼名子？叫『女子的千方百計。』你想吧；千方百計！(聽聽瑪氣着，走到旁邊坐下。)'這裏什麼都有了。(屈指數着。)'詭計，奸猾，技巧，欺騙，狡詐，機謀與敵竹槓……呵，你爲什麼又生氣呢？如果你不打算騙我，這書對你沒有什麼危險。你所想的不過是教我愛你吧了。(聽聽瑪扯過臉來。)'你想一想，這是多麼好的書！你一抱住我，我往書裏一看，就明白你是來騙我錢來了！那金鍊子你不是還是很要想嗎？(聽聽她不作聲的搖了搖頭。)'不是想的很嗎？

妻| 我已經告訴你了，我實在不想要他。就是我要他的時候，也不過是爲着拿他來塞一塞這可惡的好誇大語的——魯士傑女人的口！

顧| 這麼着，你不是還是想要他嗎？

妻| （很不老成的樣子。）不，我要這金練子幹什麼用？就是沒有這金練子我丈夫也是愛我的！

顧| （哈哈大笑着。）如果我沒有這本書，怕你天天都來騙我來了。你這樣的錯……呵，妻，麗瑪，你一定要從我手裏把那金練子贏去呢，你口口聲聲說不要，你心裏却總是想着他！

妻| 你知道我在打牌的時候總是輸呢！

顧| （很快活的样子。）爲什麼在打牌的時候？將來我們來『阿布拉打』的時候，你一定會從我手裏把這金練子贏去呢！

妻| （還是氣悶的樣子，但是很斯文的說。）這『阿布拉打』是怎麼來法呢？

顧| 這很容易。你不論那一次從我手裏拿到一件東西的時候，你必須要叫一聲：

『阿布拉拉』輸着我的時候，我也這樣叫。誰要是從誰手裏得到一件東西，來不及或是忘了說『阿布拉拉』的時候，那就算他輸了，就要罰他錢。假使我輸了的時候，就是這掛金練子——這就是我的罰頭。明白嗎？

裴| 我無論給你什麼東西的時候，你都要說『阿布拉拉』嗎？

顧| 無論給我什麼東西的時候我都要說。

裴| 如果你沒有說，——這不算你輸了嗎？

顧| 算我輸了，金練子也就成你的了。

裴| （滿面紅容。蹣跚起來。）我贊成！我答應這樣來！

顧| 哦，好吧。我現在到舖子裏去一下，去看看這懶鬼亞好美在幹什麼事的。蘇里曼！蘇里曼！他這個老駱駝，又到什麼地方去睡了。這真是個好看門的人！他自己爬去睡了，門總是教開着。也不怕有什麼混鬼進到屋裏來！蘇里曼！

裴 | (請顧着。)我來幫你穿衣服。(把腰帶給他，顧菴茵接過腰帶大聲說：「可阿布拉拉！」笑起來。

裴 | 裴菴瑪沒有顯出什麼不快的氣色來。(讓我再給你整一整，你的腰帶給的太高了！(在他眼前忙着，整理着腰帶。))喝點茶心裏舒服一點再出去好吧？(倒茶。))

顧 | 好。

裴 | (把茶端給他。))喝點茶到街上走的時候不嫌熱。

顧 | 我的老婆真會應心我，對我真是殷勤的很。(很發給的樣子看齊她，快接過茶，大聲說道：「阿布拉打拉。」)哈——哈——哈……

裴 | (坐着，任性的說。))你真蠢！……你笑什麼呢？(顧菴茵繼續的哈哈大笑。))難道你想着我要收拾你的嗎？我實在沒有這種心。我從明天早上去和你賭輸贏，如果你忘了我們條件的時候，我總要贏你一回！

顧 | 你總是想着你會贏了我呢！唔，贏吧，贏吧，去贏了我這金鍊子吧！我去了，你現在閑着去想法子好收拾我吧！(預備出去。))

妻] 我不去想這些。你不在家的時候我不想着去贏你的東西。我僅只是想着你！

顧] 是嗎？

妻] (抱住他，很溫柔的望着他的眼睛。) 我就願你，我的主人。給，我給你一個接吻……

顧] 給我一個接吻吧，——「阿布打拉」……

妻] (扭過身來站着，氣喘的計沒有中。) 唔！……

顧] (哈哈大笑着。) 哈——哈——哈……在書裏邊統統都說明白了。親嘴的巧計我也預先看過了。在第十四章上邊……

妻] 真可惡的書！(氣急奔來，撲到背後裏。) 你再不得要他了。我要撕碎了他！……

顧] (很莊重的樣子。) 算了吧，妻，把書給我！

妻] 我要燒了他！

顧] 你敢！我不讓你燒！快把書給我！

妻] (仍舊把書藏在背後。) 不給！

顧（搖手）不錯，對了，對了……呵，好吧，不要了……我走了之後你把書放到那棹子上好了。（出，但是到門口又站住）你想着我現在一定是敗了嗎？不，親愛的，在書裏邊搶書這回事情我也預先看過了！（笑着出）

第三場

斐爾瑪與蘇里曼。

斐真可惡的書！（把他摔到地板上，用腳踐踏。當中的一隻鞋子從腳上踐丟的時候，蘇里曼進來。）

蘇嘉斐日在街上窺子跟前呢。

斐在那裏呀？（向窺子跑去。）

蘇他大概已經不在那裏了。我想他已經到外間房裏了。

斐（轉過身來。）你爲什麼不請他進來呢？

蘇他大概已經進來了。（蘇里曼入。）

第四場

同上人與嘉表日。

嘉 (把給蘇里曼了幾個錢。) 爬去睡吧，老頭子。

蘇 就是不給錢我也想去睡呢。(拾起錢來，出。)

嘉 表娜瑪。(向前走去。)

表 (坐到長椅上。) 請把我的鞋子拾起來。(嘉表日拾了起來。) 把他給我穿到腳上。(嘉表

日跪下，把鞋子慢慢的給她穿上。) 我的腳長的好看嗎？

嘉 我在阿爾利亞還不曾見過這樣好看的呢！

表 (生氣的樣子。) 這一隻呢？(把那一隻鞋也從腳上壓下來。)

嘉 這隻同那隻一樣的好。(同娜瑪肩坐下，表娜瑪離開他。)

表 嘉表日，你爲什麼不愛魯士傑的女人呢？人家都說她的眉毛比我的黑一點。

嘉 你的眉毛比夜間還黑呢！

斐 (含着指。) 她比我唱的好一點。

嘉 她的聲音同你的畫眉似的歌聲比較起來，那簡直是驢叫喚的！

斐 (帶起面紗。) 嘉斐日，你能看清我的眼睛嗎？你說過你很愛我的眼睛。

嘉 你的眼睛好像沙漠間的明星一樣。你的渾身我都愛，斐姬瑪。(去到她跟前，她又

離開了他，他嘗試一試去揭她的面紗，她不讓他揭。她慢慢的輕步移着脚，好像跳舞的一樣。嘉斐日拿起樂器，和着她的脚步奏起來。她手鐲上的小鈴很清亮的響着。)

第五場

斐姬瑪，嘉斐日與顧萊西。

顧 (在幕後。) 斐里曼，你這懶傢伙！他又不在門口了！

斐 我的丈夫……大概還沒有到舖子裏去的……

嘉 | (跳起來，把樂器擲了。四面環望了一下，想去卸牆上的標刀。)

妻 | 嗤……(阻擋着他。) 嗤……你藏到這箱子裏好了。(男問嘉。)

嘉 | 我無論如何不到箱子裏鑽。

妻 | 這是救急的唯一的好法子……

顧 | (在幕後。) 誰在那裏？這是你嗎，雅珊？來找我的嗎？我們今天還正在提你的！

嘉 | 他在門口遇見誰了。

妻 | 這是金玉店裏的人。你藏起來吧。他們馬上就到這裏來的。你無論聽見什麼話

都不要作聲，你聽從着我好了。(很快的抱着他。)

嘉 | 我聽從你好了。(鑽到箱子裏，妻輕把箱蓋蓋起來，用鎖子鎖着，掏出一把很大的東方式的鑰匙

來，頓時帶着神秘的樣子微笑着。)

妻 | 你記着；你無論聽見什麼都不要作聲，也不要動。(很快的走到右邊，檢對着門，兩手

交叉在胸前抱着，帶着愁眉不展的樣子站着。)

顧| (在裏面很憤怒的說着。)什麼一回事？五十元金錢嗎？等一等。我去說一說她，丈夫不在家沒有能管這些事。(人。生着氣，紅着臉，手裏搖着很粗的一掛金練子。)我問

你，裴娜瑪，你教雅珊往家裏給你送這一掛金練子嗎？你爲什麼不預先告訴我一下？你想着我一下就把這五十元錢交了他嗎？不，親愛的，這是做不到的事。按着我們的條件你把他贏去是可以的；但是也夠你贏了——別瞎費心吧！你贏不了，我有書呢！

裴| (很沉重很刻薄的樣子說。)顧賽茵，你就只會想着你的錢，別的什麼事情你也不問了！你真會看守你自己的女人！真會顧全你的家聲！

顧| 怎麼？什麼呀？我的家聲？

裴| 難道你沒有把我一個人丟在家裏……同着這常常睡不醒的蘇里曼嗎？……

顧| 什麼一回事？怕有人鑽到我屋裏了吧？(她把手放下來，很憂愁的樣子點了點頭，低下頭來。)是男人嗎？也須是異教徒吧？是外國人嗎？(她拍着手，心魂不定的樣子往旁邊看

苦。他怒氣沖沖的四面環望了一下，趕快把金種子裝到腰裏。你給我賭句咒，你想教人來幫助你的吧？

妻 我能叫來誰呢？能叫來那常常睡死到院裏的蘇里曼嗎？

顧 但是，當然你現在叫他出去了吧？你沒有同他談話嗎？你駭他了嗎？

妻 我用什麼能夠去駭他呢？

顧 這真是稀奇事！怕他還敢大胆的思想調戲你了吧？

妻 (接近他了一點) 是的，他敢呢！顧養甫，他的手還抱了抱我的腰，他的嘴唇還挨了挨我的嘴唇呢……

顧 好浪蕩的女人！你就讓他走了嗎？你應當用手抓住他啃他幾口！他走了嗎？他

怕我不吃這一壺他走了！唔！……

妻 (動情的樣子) 他沒有走呢，顧養甫！

顧 唔？什麼？

裴 假使我用手抓住他，他一定會從我手裏逃脫了——從這柔弱的女子手裏逃跑

了！但是我用了女子的狡計把他弄住了，顧賽茵，他現在還在這裏呢，他一聽見我說話，就要駭得打戰了！

顧 什麼？他在這裏嗎？在什麼地方？

裴 你瞧一瞧，我就他藏在這箱子裏。

顧 (尖聲吼着。) 嗚——嗚——嗚……

裴 (把鑰匙高的拿齊。) 喂，我的主人，把這鑰匙拿去，爲着你和我的名譽去報仇吧！

顧 (怒氣沖天的大叫起來，從她手裏奪過鑰匙，撲到裴跟前，卸下腰刀，揮着腰刀，打着戰聲，往箱子跟前撲去。裴飛奔到他跟前擋住他的去路。他大聲喊着的時候，哈哈大笑起來。)

裴 金練子！金練子！我贏了一掛金練子！(想到顧賽茵的險衷。)

顧 (吃驚的要瘋了的樣子。) 你這個女人！你想要說什麼呢？

表| 你不是從我手裏把鑰匙拿去了嗎？可是你拿鑰匙的時候沒有說『阿布打拉』吧？

願| (把鑰匙，腰刀都擡到地板上，用手拍着自己的額頭。) 唉，我這個老蠢貨……你的目的算完

全達到了吧？……唉，我真傻！我信這樣的瞎說！給，給你的金練子！(把金練子

給她，她喜歡的跳着躍着把金練子抓過來。) 唉，我得到錢舖裏去一下，——去給這金玉

(店裏的狗東西弄五十元錢。我這樣的傻！頭一天就輸了一個『阿布打拉！』(書放

到地板上，他走書跟前過的時候，惡恨恨的把書一脚踢到牆角裏。)

表| 喂，你爲什麼糟蹋你這樣貴重的一本書？你爲什麼這樣糟蹋你這本『女子的千

方百計？』

願| (歪門口說。) 你想燒你就把他燒了吧！著這本書的人真是個膠瓜，買這本書的人

真是傻而又傻了！如果你會生出了萬方百計，我還要這本千方百計幹什麼用

呢！

表| (很快的看着箱子。) 也須會生出萬方千計呢！

——幕下——

迦裴的憐可

著 柏 穆 亞

物 人

裴迦。

瑪麗亞。其妻。

賽爾革。塔生。

馬段。丫頭。

第一景

一座客廳；後窗左邊有門。一架大的時鐘，一張小寫字檯。在另一張小檯上放着盛水的玻璃瓶和兩個玻璃杯。在別的地方放了四個噴香，插着蠟燭。一個帶着鏡框的四方形的鏡子，放在距離不遠的一個東西上；鏡子上邊蒙着一層棉紗。在寫字檯上放着空白的電報紙和繡格。

早晨：時針指在六點五十五分上。窗簾子放着。滿室裏電光照着。室內弄得亂七八糟：裴迦睡在沙發上，腳放在靴頭那頭。他穿着大禮服褲子，帶着領結，穿着藍白粉的襯衣。大禮服擱在椅子上，背心掛在門門上，漆皮鞋放在椅子上，大禮帽在地板上。

裴迦正在昏靜之中；他揮着手，阻擋那些到他跟前來麻纏他的人。他日裏腳踏着，說着夢話。

裴
好了，好了，別麻纏了……我說過我不再喝酒了，一定不喝了……你們這些鬼東西……

瑪 | (穿著睡衣入。) 斐迦……(看了看他，很失望的聳了聳肩，把窗簾子捲起來，滿屋子都被很光明的陽光照着，息了燈。走到斐迦跟前，勸了勸他的肩。) 斐迦……斐迦……你又喝的昏迷不醒

了嗎！……你發的誓在那裏，斐迦！

斐 | 這是那一位？你幹什麼呢？

瑪 | 你不認識我了嗎，斐迦？

斐 | 我向來不曾見過你……我告訴你，我的女人在家裏呢……我是結過婚的人……別麻纏了吧……

瑪 | 斐迦，你醒一醒吧……斐迦……這是我，是瑪麗亞……你醒來吧……

斐 | (隨口唱着，用自己的腳打着拍子。) 親愛的，我的親愛的……

瑪 | 別唱了……腳放下吧。(氣往他的腳，用力把他按到沙發上。斐迦擺脫了手，又繼續的亂鬧着。瑪麗亞握着手。) 唉，讓醫生來看護你吧……我實在不能再受了。

瑪 | (入。) 太太，賽爾華醫生來了。

嗎 請他到這兒來吧。

嗎 這不是他來了。

醫生 (跟瑪麗亞；他手裏提著小荷包) 唔，怎麼一回事？(看見瑪麗亞) 哈哈，他真是

喝的醺醺大醉了……早安，瑪麗亞。(提手)

嗎 (指著瑪麗亞) 你瞧，我嫁了一個這樣的人。

醫生 我見了。好，很好……他爲什麼喝的這樣醉？

嗎 我不知道。他昨天到獵人團的紀念會上去；今早回來，就成了這個樣子了。

醫生 不應當教他到紀念會上去，在紀念會上是常常要開酒的。

嗎 在上禮拜他到地理研究會上去，回來也是這個樣子；難道這也不應當教他去

嗎？先生，請你給我個法子吧，他醒不過來了。

醫生 不要緊，我把他拾醒過來好了。(到荷包裏掏出一包藥麵，倒到玻璃杯內，倒上水) 你

是多麼美麗的女人，難道你都不能制服他教他約束一點嗎？

瑪| 先生，他上次跪到我面前發着誓說他不再喝酒了……他這個沒血汗……沒志氣的人……他的朋友教他怎麼樣他就怎麼樣。

醫生 (預備好一切說。)你別着急，瑪麗亞。最好你也來幫一幫忙吧；請你把他的頭按住。(他倆都走到沙發跟前。)就這麼着……教我來把藥水往他嘴裏灌……一下就把他灌醒過來了。

斐| (當他們往他嘴裏灌藥水的時候說着。)萬尼亞，不能喝了……實在不能再喝了……我已經給我女人發過誓我不再喝酒了……你明白嗎！我給瑪麗亞發過誓了……

瑪| (突然的笑了出來。)你聽一聽，先生。這真是教人哭笑不得！你說教我怎麼好？

醫生 你看，他還沒有忘了他發的誓呢！讓我把他的口按住，你再來給他灌一灌；他還得要再少喝一點。

斐| 我實在不能喝了，萬尼亞……我的瑪麗亞是一個很可愛的人，我已經給她發過誓了……

瑪[這真是鬧笑話！(走開。)

醫生 好，很好，還可以教他再少喝一口。(勉強又往他口裏灌了一下。)

裴 你們這樣強迫着教我喝！唉，好吧……我少喝一口……可是這是最後一回了……

一定是最後一回了。(啞。)(啞，啞……真難喝了，真酸……)(又躺下。)

醫生 (走到瑪爾亞跟前，在椅子旁邊坐下。) 唉，現在他快要醒過來了。

瑪[哦，醒過來了……馬上又要跪到我面前賠不是，又要發誓他永遠不再喝酒

了……可是如果要遇見了好機會，他又去喝了……先生，請你想個法子教他

永遠的再不喝酒吧！我想大概用催眠術治療法，或者是用和催眠術一樣的法子

去治一治他……你大概也會用催眠術治病吧？

醫生 現在用不着催眠術……從前我常常給他證明酒精對他是很有害的……不定那

一天他會關酒鬧死的……大概他不信……他也不怕……

瑪[他真是不想再活了……我實在說不出我心裏的痛苦啊！

醫生 可以想個法子教他去信……

瑪 怎麼呢？教他去聽一聽什麼演講……再不然教他看一看那些被酒精毒壞了的肝

臟……唉，我不知道那些演講都是講些什麼東西！先生，你是我們的好朋友，

請你想個法子吧！

醫生 瑪麗亞，我很願意給你想法子。你知道我是多麼樣的愛你和裴迦……（在室內

走着。）我的確有一個法子。

瑪 什麼法子？

醫生 讓他這一回死了就……

瑪 怎麼讓他死了？這那裏話，先生？我不明白你！

醫生 （想着自己的話。）等一會你就明白了……我們弄的教他想着他是死了，並且教

他想着他已經變成了一個鬼。

瑪 但是，這怎麼弄呢？爲什麼要這樣弄？

醫生 這麼一弄，教他以後看見酒瓶子都要恨起來的！你聽我的話，我們現在來試一試吧！哼……不錯……我們就這樣做；我們當成裴迦死了，當成把他的尸首放在那書房裏。（指書門）我現在就把這門鎖起來。（向門走去，想要鎖門，

瑪麗亞鬧搖着他。）

瑪 先生，你想什麼怕人的事呢……

醫生 你別要干涉我。（走上門，把鑰匙放到衣袋裏）沒有什麼怕人的事。最好你把馬霞也教來，教他把這屋裏的東西都拿出去；來等我想法用鏡子作一回玩意。

瑪 （接鈴）唉呀，先生……

醫生 別害怕。（由衣袋裏掏出一把小刀子；馬霞入。）

瑪 把老爺的東西統統都拿出去。

醫生 把我的荷包也拿出去。（用刀子把玻璃敲下來，把空錢櫃又放到從前的地方。馬霞同時把東西都拿了出去。）

瑪 你幹嗎呢，先生？

醫生 你瞧着吧……（把玻璃鏡鏡到一個地方。）把那給我……這個地方放點什麼？有四個

蠟台！……快些把蠟台都給我……（把蠟台給他，並着加。）我們把這些都擺起來

吧……（醫生把鏡框這面放了一對蠟台，把這面放了一對蠟台。）再沒有別的成對的東西了

嗎？……把茶杯給我。（把蠟台給他。）好吧；把茶杯也擺起來吧。（把茶杯也照樣

的擺起來，往後退了兩步，看了看自己所擺的東西，把蠟台和茶杯都又擺端正了一點。）好極

了！他的知覺馬上都要完全錯亂了！

瑪 怎麼樣的知覺錯亂？

醫生 你瞧一瞧就知道了。你有空白的電報紙嗎？

瑪 我有一本空白的電報紙。

醫生 好極了！請你坐到椅子旁邊寫電報吧；我給你說。

瑪（坐下，拿起電報紙。）先生，我不喜歡你這樣的法子。這不是太惡作劇了嗎？

醫生 (很精神的样子) 你聽我說，我們這一下子就把他的酒病治好了！這明明是對他

很有益的事情呵！來吧！

瑪 (決定之後，拿起筆來) 來吧……

醫生 寫上你媽媽的地址。(瑪嗶嗶嗶) 寫好了嗎？

瑪 寫好了！

醫生 你再寫：『媽媽，快些來，斐遜今早死了。』

瑪 這什麼話，先生！我媽媽接到這樣電報就要瘋了！

醫生 這電報你媽媽將來見不到。寫吧。

瑪 (寫着，寫完了之後說) 寫完了！

醫生 給我。(取過電報，把首兩排上繩帶，粘到椅子上中間)

瑪 你幹嗎呢？

醫生 把他粘到椅子上，臭不能夠把他拿起來；就是你的斐遜也不能夠把這電報拿

到手裏去；不過看他是可以看的。把鐘往前途撥兩個鐘頭。（瑪麗亞發了鐘。）你現在要記着：無論怎樣樣你都要假裝着好像沒有看見裴迺，也沒有聽見他一樣。把他當成一個鬼，你明白嗎？我們都裝着看不見他。

瑪 他馬上就醒過來了。

醫生

讓我來做這個……（裴迺在夢中嘆息着，說着夢話，瑪麗亞要想說話，醫生阻止她說。）噯——

噯——噯……他馬上就醒了……其餘的話我到別的屋裏告訴你。並且我教馬——震……我們走吧。（裴迺悄悄的走出去，裴迺慢慢的醒了過來，坐到沙發上，看了看鐘，又想去看一看自己的表，可是在他身上這處找不着。想穿衣服，衣服沒有了。他思索着他把衣服放在什麼地方，究竟想不起來。聽見瑪麗亞的腳步聲，就裝起失錯的樣子來。）

瑪

（手裏拿着兩子，和裝飾兩子的黑紗進來。裴迺喚道：「瑪麗亞，」可是瑪麗亞走着好像沒有人叫這一

聲一樣，坐到兩子跟前用黑紗蒙着兩子。裴迺很發急的走到鐘跟前，瑪麗亞不注意他，並且裝着好像她一個人在屋裏的樣子一樣。）

裴

(帶着失錯的樣子微笑着，巴結着) 好瑪麗亞……你生氣了嗎？瑪麗亞，是的嗎？……我昨天回來有點晚了，因為我不想去煩擾你，於是就在這裏睡了……(瑪麗亞掏出一幅手帕，拭着眼淚) 親愛的瑪麗亞……我慚愧極了……(瑪麗亞再他身上摸索去，她的面容帶着女子方才死了丈夫的樣子) 你願意知道我把大禮服和皮鞋都弄到什麼地方去了嗎？……(瑪麗亞又做起話來) 我大概把那些送給一個叫花子了……他窮的連一件衣服都沒有穿……那時我沒有錢，於是我就把衣服給他了……唉……(瑪麗亞把手巾拿到眼邊) 好瑪麗亞，你笑了嗎？……唉，親愛的……唉，我錯了……你別要哭了……實在說……這是最後一回了……我這樣實在不對。唉，好瑪麗亞，別哭了……不要爲着我這樣的傻瓜把你的眼睛哭壞了……(又到她跟前去了一點，看見電報，想揭他，揭不起來。他繞着椅子走着) 真是怪事！(試一試揭電報，揭不起來。他知電報報不起來了，坐到椅子跟前的安樂椅上看起來) 瑪麗亞，你給媽媽打電報了嗎？(顯着) 媽媽，快些來，裴邈今早死了……這是什麼一回事？(又顯着) 裴邈今早死了

……那一個斐迦？我不認識別的斐迦……（瑪麗亞不看她，又繼續作著自己的活。）瑪麗亞，這是那一個斐迦死了？瑪麗亞？（她由他身上望過去，仍舊空的經營活，緊著眼。）瑪麗亞，我在你面前很失錯了，但是我總還是有理要去問一問你，你在電報上提的是那一個斐迦？瑪麗亞，不要再縫了吧，我很害怕……也或者我的酒還沒有醒呢……再不然就是你瘋了……瑪麗亞，大概是你瘋了！……（生奇氣走開。）你應當回答我一下……真太不夠體了！

醫生

（入；他對於那斐迦的喪事，表示著很同情的樣子。）

斐爾草

……你來的真湊巧……瑪麗亞瘋了……早安……（伸著手。）

醫生

（不注意斐爾草，也不注意他所伸的手；走到瑪麗亞跟前。）早安，親愛的瑪麗亞……

瑪

早安，先生……（站起來走到他跟前。）

醫生

（很親熱的重讓瑪坐安樂椅上。）唉，親愛的，你自己把心放寬一點吧……不必這樣傷心了……你自己知道，我對他的法子算用盡了……但是治不好病還有什

「療法想呢……科學也是失了效力了。」

瑪 我知道，先生，一切我都知道……但是這總是令人痛心的事情呵！……我是多

麼樣的愛斐迦……

斐 請你們告訴我吧，這是那一位斐迦！

醫生 （背著椅子站著。）是的，可憐的斐迦。

斐 我竭力的忍耐著，可是你們弄的致我忍都忍不住了！

醫生 （繼續說著。）我屢次警告他說：『別鬧酒了、斐迦，不要再隨便了……你的身

體不好……你鬧酒鬧多了，立刻就會把命送了！』現在他可照我的話來

了！唉，斐迦，斐迦……（走到沙發跟前。）他就死在這張沙發上……

瑪 可憐的斐迦！苦命的斐迦！……

斐 你們這些該死的東西！我也要來哭一哭這位斐迦。他是誰？我問你們，你們回

答我一下吧！

醫生 瑪麗亞，你教把他的尸首抬放到什麼地方了？

瑪 (指着門) 在那裏，在書房裏。(忍住哭) 他很愛他自己的書房……

醫生 (很同意的點點頭) 不錯，是的……

斐 (很發急的走着) 太太，我請你們不要再做這些惡作劇了。我雖然有時候回來的很

晚，但是我究竟是這家裏的主人。我並且請你快些告訴我，很愛我書房的這位

先生是誰；難道你把我的書房送給他做了墳地嗎？你答我的話不答？好吧，你

不願回答嗎？不回答就算完事！我自己去看好了！(走到門跟前，因為門鎖着，他開不

開) 誰把這門鎖起來了？

瑪 (拭着眼淚) 你想不到斐迦跟前去嗎，先生？你去好了，門沒有鎖。

斐 (搖了搖頭) 怎麼沒有鎖？

醫生 (前門走去，又轉回來) 不，不去了……瑪麗亞，我看見他的尸首心裏很難過……

昨天他還是好好的一個人，今天就死了……

裴 先生們，你們真要叫我瘋了！唉，我錯了，唉，我是一個沒出息的人，我自己也知道……唉，都不理我也吧了，看不起我也吧了，但是我總還是有理要去知道知道這位裴迦是誰！

醫生 他從前是很愛你嗎，瑪麗亞？

瑪 很愛我……

裴 (走到椅子跟前。) 實在我是怎麼一回事情？他們都好像看不見我，也聽不見我了……(摸着自己。) 我大聲叫着，可是他們連一點也聽不見了……怎麼呢？我成了一個渺茫看不見的東西了吧？(摸着自己。)

瑪 他很愛我，先生……將來怕不會有人再這樣的愛我了……

醫生 唉，這也說不定……

裴 好……讓你們一點不客氣的去談心吧……(坐在椅旁。)

瑪 他從前是一個很不錯的人……

妻] (大聲野著。) 怎麼？不錯的人？他從前是個很不錯的人？……

醫生 可憐的斐迦！

妻] (想說話，但是我不肯什麼話來。)

瑪] 從前當他不鬧酒的時候，是一個很不錯的人……

妻] 爲什麼他們都談着我的往事呢？

醫生 是的，這樣的生活……從前的斐迦……現在已經去世了……他活着的時候，

是很不錯的人，不過就是有一點毛病——就是好鬧酒。他那冰冷的尸首現在

還在那屋裏放着呢！

妻] 難道是我在那屋裏躺着的嗎？……他們一定是說我的……

瑪] (入。) 太太，棺材舖裏有人來了…… (斐迦大跳起來。) 請他們到這裏來吧？

瑪] 好，教到這裏來……但是，不……我自己去……我們去吧，先生……

醫生 我的可憐的…… (扶着她出。)

斐 實在這是怎麼一回事？（哀怨的看著自己。）他們都聽不見我，也看不見我了……電報我也不能夠得到手裏了……問我也開不開了……這麼看起來，我一定是死了嗎？這回事……（發急的在室內踱來踱去的走着。）爲什麼我覺得我是活着呢？（站到鏡前。）唉呀！我的天呀！我自己在這鏡子裏也照不見了嗎？是死了嗎？……這是我——是可憐的斐迦。這是我死了。（倒到地板上。）

——幕下——

第二景

房間內前。斐迦躺在沙發上，仔細的撫著自己，有時揉著自己；他總是想證明自己是還活着呢，或是真的死了。醫生與耶穌進入，披換上孝服，作著憂鬱的樣子。

瑪（好似接續剛才的話一樣。）你知道，先生，他不在了，我實在不能想像到他現在是沒有了……（斐迦打着冷戰。）我覺得他好像還在此地，同我們在一塊的一樣……

當我一進到這屋裏的時候，格外的……（美迦站起來，坐到別的地方。）

醫生（很莊重的樣子）誰知道，也須裴遜的靈魂真正還在這兒呢……科學究竟也不能

實證出來了……

瑪| 不錯，是的，這實在是把我們裝到這悶葫蘆裏了……

醫生（嘆息着。）唉！

瑪| 可憐的先生……你跟我受累不小了……我是一個很呆的女子，沒有讓你走……

你去吧，先生，回家去吧——你該回去歇一歇了……

醫生（溫柔的樣子。）親愛的……難道我能夠同你離開嗎……（握着她手，撫摩着。）

裴| 爲什麼我自己不覺得我是死了？（拍着自己的額，想試一試看他自己是死了不是。）不，我

不是死了……或者我是半死的人……但是我不是完全死了……

瑪|（溫柔的樣子。）親愛的先生……

裴| 我實在看不慣他們了！我真討厭他們！我想教他們看一看我的尸首……這些

畜牲！讓你們坐着去談私情吧……我的尸首還在那裏放着，你們可在這裏賣風流來了嗎？爲着面子你們也該去看一看我的尸首吧……如果他們一開門，我想偷偷的也跟着他們進去了去。這些畜牲！

瑪| 先生，你聽見了嗎？

醫生 (站起來。) 沒有。

瑪| 我現在聽着彷彿有人說什麼話的一樣……

斐| 還是我的女人，……能夠聽見……

醫生 這不過是你想像的吧了……

斐| 混蛋！

瑪| 是的，你說的很對，先生。我聽錯了……

斐| 你不想去開門嗎？好，如果我是一個鬼，我可以從門縫裏鑽過去。(依然決然的走到門跟前，少碰了一點傷，沒帶鑽過去。) 我還是一個新鬼，還得要學一學鑽門的法子

呢！(向醫生走去，同時醫生也走近他了一點。)

唉，你這個東西！把門給我開開！(推着醫生往門跟前推，但是因爲自己無力，推不動他。)

醫生 真奇怪！現在我也覺得有人在這裏——在我們中間。那人是誰……我剛才覺得彷彿有人推着我往門跟前推，並且還悄悄的我說道：『開開！開開！開開！』

裴 唉，開開！你這混蛋！

醫生 我想這些事情還得要繼續鬧幾天，怕一直得要鬧到裴迦的鬼魂離開這裏才能安生呢！

裴 我不願意離開；你們把我趕不出去，雖然你們以爲我是死了，——但是我不能去！

醫生 你現在打算怎麼樣過活呢，瑪麗亞？

瑪 我不知道，先生……我想將來自己去找一點事情……隨便在什麼地方找一點抄

寫的事情……你知道裴迦什麼也沒有給我留……（裴迦坐在沙發上。）唉，裴迦，

裴迦……

醫生 瑪麗亞……我無論如何都不教你受艱窮，也不教你去找事情做……你是多麼

樣的好看……多麼樣的惹人愛呵……

裴 我真想把你捏死了！

醫生 瑪麗亞……親愛的瑪麗亞……

瑪 唉，什麼？什麼？

醫生 我愛你……（裴把身子縮了上來。）

瑪 親愛的，難道現在是談這些話的時候嗎？……

醫生 我自從認識你那天都愛上了你……我把我的愛情都隱秘起來，口裏不說，也

不過是因為這可憐的裴迦那時是我的朋友。

裴 你敢稱我可憐的裴迦，你這畜牲！

醫生 只是現在我不能夠再閉口不說了，瑪麗亞……我親愛的瑪麗亞……

瑪（站起來。）我從來不會疑心到這些……

醫生 我心裏受着苦，口裏不說出來……但是現在沒有阻礙了。我直然要向你說我很愛你！

斐（十分不安的樣子說。）沒有阻礙了！可是你要想一想你朋友的尸首放在旁邊的房間裏還未冷呢！……

醫生 瑪麗亞，我也知道你是很愛我的……不錯，是的……別要說『不是的』吧！我不相信你這些……你的眼睛早已都給我傳情的說『是的！』（掙着趨往自己跟前掙。）

斐（抓住他的袖子用力的往出拉。）你這不要臉的東西！你這惡漢！你敢來調戲我的女人！

瑪 好賽爾革，但是我不能拿我真純的愛情付之於你了……我已經愛過斐迦了……醫生 我知道，我知道，你別說了……我什麼也不要……我只請你允許教我愛你，

常常同你在一塊就得了……唉，無論什麼朋友都不能把我引誘壞，無論什麼酒我都不喝……

裴 | (仍是極力的打混着他們，但是無效。)

醫生 | 我們將來幸福的同天神一樣！

裴 | 唉，我們看着吧！我不過是初當鬼……我將來成了老鬼的時候，我總教你們賣

不成風流……

醫生 | 我給你預備一個安樂窩……

裴 | 你這個混蛋！我將要正夜的坐到你們的枕頭旁邊……把你們鬧的魂夢不安！連

一夜都不教你們睡着！

瑪 | 親愛的，讓我想一想吧！

裴 | 讓她想一想！這就是女子的心……(幾乎不哭了。)我才斷了氣，尸首放在隔壁的屋子裏，可是她可竟然說起教我想一想的話來了……如果你有半點羞恥，你該

給他幾個耳巴把他趕出去了！

醫生 不要耽擱了，瑪麗亞……（握著種子。）我很想信如果裴迦有靈，他一定要教你

答應我，而且要給我們祝福了……

瑪麗亞，難道你要往他圈子裏跳嗎？瑪麗亞？

瑪 唉，這些事情我很想問一問裴迦……你就來當一個招魂的人；你就來招他的靈魂，我就按着裴迦所吩咐我的去做。

裴 這麼着，你就聽我的回話吧……（大聲敲着種子。）

瑪 噠——噠——噠……你聽！

醫生 怎麼一回事？

瑪 你沒有聽見嗎？

裴 （惡狠狠的敲着種子。）

醫生 （很鎮定的樣子。）沒有什麼！

瑪 | 我聽見彷彿有人輕輕的敲了一下棹子……

裴 | (很恨的敲了一下。)

醫生 | 不錯，彷彿有一種響聲……

裴 | 唉，如果我敲的聲音把你的耳鼓震不破，那我真成了一個鬼了……

瑪 | (走近桌子。)
這真是奇怪……的確我覺得裴迦在這裏呢……

醫生 | 我們來試一試叫他一叫吧……裴迦，你在這裏嗎？

裴 | (叫道。)
在這裏！在這裏！我在這裏！

瑪 | 裴迦，如果你在這裏，就請你到棹子上敲一下……這是我叫你的，是你的瑪麗

亞……

裴 | (大聲敲了一下。)

瑪 | (向醫生說。)
他在這裏呢！

醫生 | 現在我也聽見了……

瑪 如果你能夠聽見我，就請你敲槌子回答我吧……如果你要說『是』，就請你敲一下。如果你要說『不』，就請你敲兩下……你明白我說的話嗎，裴迦？（裴迦敲了一下。）你聽，敲了一下……他聽見我的話了……裴迦，醫生向我求婚；我答應他不答應？

裴 （惡狠狠的敲了兩下。）

瑪 你聽，他說『不』。

醫生 你爲什麼吩咐她呢，裴迦？

裴 不關你的事！混蛋！

醫生 （鎮定的樣子。）他不作聲了。

裴 你這傻瓜！你這蠢牛！你這畜牲！教我怎麼敲槌子去回答你呢？你這個蠢貨……

醫生 瑪麗亞，請你去給他解釋解釋，就說我們永遠的奉祀着他，紀念着他……你

去給他解釋解釋吧？我出去，因為恐怕我在這裏惹氣了他。（雖然裴迦抗拒着他，但他仍舊的走到瑪麗亞跟前去親了親她，向門走去。裴迦怒氣沖沖的拿起茶杯及別的東西在他後邊跟着亂打。醫生很鎮定的樣子轉過身來說。）

你瞧，鬧鬼了；茶杯都會飛了！（出。）

瑪 唉，裴迦，裴迦，如果你再活着……你必須要改一改你從前的毛病，不要再隨便了……

裴 （很懇切的說。）實在說，實在說……我很願改過自新……（敲了一下。）因為我恨那不是人的醫生，我連一分鐘都不願離開你！

瑪 你說『是』嗎？謝謝你，裴迦……不過……你現在給我發誓，太晚了……我要嫁給醫生，裴迦。

裴 （惡狠狠的拚着全力敲了三次兩下；就是回答說『不，不，不。』）

瑪 但是，裴迦，我的親愛的，我不能夠到街上去討飯喫……你知道你什麼也沒有給我留……

(裴迦無可奈何的坐到沙發上。)

醫生 (靜悄悄的進來，站到裴迦背後，裴迦沒有看見他。他手裏拿着一條手巾，把手巾交到裴迦臉上，並且把他的口和鼻子都塞了起來。在這時都不作聲。)

瑪 (驟的撲到裴迦跟前去救他，但醫生教他放心，別要害怕。)

醫生 別害怕，這是一點麻藥；對他沒有什麼妨礙……請你快些把鐘撥一撥，把門

閉閉……(從衣袋裏把鑰匙掏出來給她。)

馬 (笑嘻嘻的把東西都拿來照從前的樣子擺着。醫生很快的把電燈撥了起來，把玻璃裝到鏡框上，瑪麗亞

把門閉閉，把鐘撥一撥。)

醫生 請你把空白的電報紙放到桌子上，把粘着的電報揭起來！(瑪麗亞照樣做了；裴迦

又開始說着夢話。)唔，現在他醒過來了……現在要到他心口上施行按摩術。(他

施行着按摩術，瑪麗亞帶着他摩着裴迦的手和額。當裴迦剛剛醒過來的時候，醫生說。)他復活

了！唔，阿彌陀佛！瑪麗亞，裴迦救過來了。如果要不是我給他施行按摩

術，說不定他能醒過來不能呢！

瑪 唉，裴迦……裴迦……裴迦坐在椅子旁邊的椅子上，還是無力的樣子。裴迦，你不認識我

了嗎？裴迦敲着椅子。裴迦，你爲什麼敲椅子？

裴 這是怎麼一回事？裴迦。唉，沒有什麼，沒有什麼……裴迦，你見椅子上的電報，就去

取他，幸而取到手了。裴迦這麼着，我能把電報拿到手裏了嗎？

瑪 什麼？電報麼？那是當然的，裴迦，那有什麼問題！

裴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我喜歡把電報拿到手裏……

醫生 唉，裴迦，你真是有好運氣。你輸了兩個鐘頭，簡直像死人一樣。如果要

是我給你施行按摩術，怕你的腿一定都伸直了……

裴 裴迦（起來走到醫生跟前，瑪麗亞在椅子跟前。他向醫生說。）請你回答我一個問題吧！

醫生 就是有十個問題也可以的。

裴 當人多闖了酒的時候，他就覺得他是死了嗎？這回事可以有的嗎？

醫生 不錯，這也須有的……在科學上有時候……

斐 呵，可是有人覺得醫生去同他的女人親嘴，有這麼一回事嗎？

醫生 這個說不上來……怕不會有的吧……在科學上還沒有發現過這回事呢。

斐（換着瑪麗亞往自己跟前拉。）不管他科學上發現過沒發現，我以後無論如何是再不

喝酒了……

——幕下——

未名叢刊

出了象牙之塔

日本厨川白村著

魯迅譯

陶元慶畫面

這是厨川白村泛論文學，藝術，思想，批評社會，文明的論文集。

著者說：『我是也以斯提芬生將自己的文集題作「貽少年少女」一樣的心情，將這小著問世的。』

全書約二百六十面，插畫五幅。實價七角。

往星中

俄國安得列夫著

李霽野譯

韋漱園序

陶元慶畫面

這是安特列夫的反映一個時代的名劇，表現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充滿絕望與革命，暨俱與懷疑的精神的俄國社會中矛盾和混亂的心緒，作者追詢人生的意義之深刻與對於人生的態度亦可于此書中見出。

卷首有作者的肖像。實價四角五分。

北京馬神廟西胡老一同號未名社出版

未名叢刊

窮人

俄國陀思妥夫斯其著

韋叢燕譯

魯迅序

這是作者的第一部，也是即刻使他成爲大家的書簡體小說，人生的困苦和快樂，崇高和卑下，以及留戀和決絕，都從一個少女和老人的通信中寫出。譯者對比了數種譯本，並由韋叢燕用原文校定，這纔印行，其正確可想。並用其手書及法人跋東賴畫像作封面。實價六角五分。

外套

俄國果戈理著

韋叢園譯

司徒喬畫面

這是果戈理的短篇代表作，也是他的一篇極爲有名的諷刺小說，該諧中藏着隱痛，冷語裏仍見同情，凡留心世界文學的都知道。陀想妥夫斯其說一切俄國的小說，都發源於果戈理的故事外，其在本國影響，可想而知。別國譯本每有刪略，今從原文譯出，最爲完全。首有作者論述以及肖像。實價三角。

北京馬神廟西老胡同一號未名社出版

黑假面人

俄國安得列夫著

李霽野譯

章漱園校

陶元慶畫面

這是安得列夫以近代人的思想生活為題材的象徵劇，作者藉此將藏在心靈裏的人生暗影顯示給讀者。卷首有譯者序一篇，論述安得列夫對於戲劇的意見，頗能助讀者的瞭解。

現已付印，不日出版。

君

韋叢燕著

這是四十首連貫的抒情詩，作者將初戀時期的熱情和幻夢，歡樂和悲哀，用極新鮮的格調歌詠出來，
林風眠畫封面，司徒喬插畫十幅。

實價七角。

未名新集

未名叢刊

墳

陶元慶畫面

這是魯迅的論文集。自一九〇七年留學日本時代的文言文人之歷史起，按年代排列，經登在新青年的白話文而至一九二六年登在莽原半月刊上的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並演說二篇，共二十四篇。作者較成片段的文章，大概都收錄在內。

定價九角。

關於魯迅及其著作

臺靜農編

這是收集近年來一般人士對於魯迅及其著作的觀察感想和批評而成的一本書。內插有魯迅少年和中年的肖像，並有陶元慶最近給他繪的畫像和林語堂繪「魯迅打叭兒狗圖」一幅。末附有景宋擬的魯迅撰譯表。全書約百四十面，內有文章十四篇。

實價四角。

一之刊表名非

茶 白

譯 華 靖 曹

角 伍 價 貨 本 每

印 翻 准 不

版 出 社 名 未 京 北

號 一 同 湖 老 西 廟 神 馬 京 北

1.55
-8